



逆

思

解

五

卷

近思錄集說卷五

克治凡四十一條

甘泉黃奭學

葉氏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己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力也施氏平巖葉氏曰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己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力也愚按大學教人做格物致知工夫即教人做誠意正心工夫論語教人博文即繼之以約禮孟子教人盡心知性即繼之以存心養性中庸教人擇善即繼之以固執故此書先論致知存養即繼之以力行克治此聖賢教人一定不易之次第無非要人實從事於聖賢之學而勿務空知知人心道心

之辨矣則必實使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知義理之性氣質
之性有殊矣則必以義理變化其氣質毋徒曰吾姑辨之姑
養之發為議論可以悅人耳目而已一息弗敢懈也一言一
動弗敢苟也如是則所涵養者可以推之於行已之間克去
己私復還天理而於聖人之道亦不遠矣苟或致知而不能
力行存養而不能克治則平日所窮之理無安頓處操存涵
養亦無所用不亦甚可惜乎故朱子於此卷論克治尤加警
策語以勉人著實用力焉 張氏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
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已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功也 茅氏
性無不善而情之動則有不善故當省察而克治之而情不
外喜怒哀樂愛惡欲其存之身也不外視聽言動而七形之

發稍不中節便是過視聽言動稍不自檢便有過而其中有
氣質之偏有物欲之蔽反其偏開其蔽以復其本然之善則
此卷最為切要凡四十二條 按語類此卷作改過遷善克
已復禮 江氏朱子曰此卷改過遷善克已復禮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
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葉氏重乾相繼故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言君子體乾健而又
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
懲創之溺於欲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為
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
之大者也 朱子曰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

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指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張氏此合乾損益三卦發明聖人之蘊而示人以思誠之方也乾乾健而又健之意乾卦九三爻辭言乾乾大象言不息文言言修辭立其誠周子則總其意而曰乾乾不息於誠蓋修德之本朱子所謂乾乾不息者體也損大象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大象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周子又括其辭而曰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蓋修德緊要中事朱子所謂去惡遷善者用也非體則用無以行非用則體無所指故合而言之言君子終日乾乾健而又健自強不息以存无妄之誠然其所以用力之要則固有在也必治其難制之忿而懲之過其易流之慾而窒之善者人心之天理遷之不可不亟過者人心

之私欲改之不可不勇而後可以至於誠是則乾乾之用莫此為善而損其所當損益其所當益亦莫有過於是者也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而教人思誠之方著於三卦之中者其旨不亦深哉茅氏朱子曰其字難通疑當作莫字今從之朱子曰乾乾不息于誠便是修德之事懲忿窒慾是損于大象遷善改過是益卦大象修德者必須如此而後能至于成德又曰是者指去惡進善而言蓋乾之體乾乾不息而其用則莫善于去惡進善也損益二卦大義亦莫過于此聖人作易之旨意深矣朱子曰學者于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一一加察其善端之發謙于吾心而合于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于心而戾于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去之總不使有頃刻悠

愆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 江氏朱子曰此以乾卦爻辭損益
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
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指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
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葉氏通書 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吝則私小
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乎 施氏朱子曰此以
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
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指故以三卦合
而言之吳敬菴曰君子終日乾乾健而又健自強不息以存無
妄之誠然其所以用力之方非一端也蓋人有難制之愆易流

之愆未盡善而有過者誠之所由以虧也必懲忿窒慾損去其
已私遷善改過資益其天理而後可至於誠是則乾乾之用莫
善於懲窒遷改也損其所當損益其所當益亦莫大於懲窒遷
改也聖人作易以教人思誠之方其旨豈不深哉且人之動也
忿慾與善過形焉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噫四者之應吉一而
已凶悔吝居其三是福常少而禍常多也凡有動作可不慎乎
慎動則得損益之道而善乾乾之用矣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
蘊也 張氏又引易辭以見人之誠不誠皆於動處見之而歎
其不可不慎也繫辭下傳有云吉凶悔吝生乎動蓋人之動也
忿慾與善過形焉而吉凶悔吝四者所由以生四者之中吉居
其一凶悔吝居其三是人之所值福常少禍常多可不於方動

之時審之而致其慎乎慎動則必盡懲窒遷改之方以得損益之道而去其不誠以歸於誠斯能善乾乾之用者於聖人作易之旨庶乎其有得也所以然者人生而靜以上本皆誠也動而為忿如火之燎原而誠於是掩動而為慾如水之潰隄而誠於是蕩見有善則姑待之見有過則姑恕之其動於意者不自謙而自欺而誠於是虧所以君子思誠要於慎動周子綜厥易辭歸結大意至於發為嗟歎而不能禁也讀之能無憬然茅氏通書 吉凶悔吝句見易繫辭下傳朱子曰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問上文所言皆自修之事此忽言動何也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動上有此等過失須于方動之時審之則無凶悔吝周子所以再言動也

江氏通書 朱子曰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葉氏遺文 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感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果有以異乎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為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欲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欲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 施氏此言無欲之所以為聖賢也常人不上聖賢之路總是欲為之祟學者千病萬病總是欲為之胎

故周子只言無欲則誠立明通而為賢為聖也朱子曰誠立謂
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
命而向乎耳順矣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果有以異乎曰孟子
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
為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慾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
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欲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張氏此
周子因孟子之言而推擴其量見無欲之即為聖賢也孟子恐
人不上聖賢之路且只教人寡欲以求此心之存周子恐人不
盡養心之功故言須至無欲以幾聖賢之域其意以為學者之
心可聖可賢之心也千病萬病只是欲為之根孟子言養心莫
善於寡欲者謂欲寡則心存洵學者克治之要然以予觀之所

狀

謂養心者非止於欲之寡而致其存焉已耳蓋欲不能寡則流
於不肖之歸能寡則人心日消道心日長必寡之又寡以至於
無無欲者誠也誠則明明則通實理具於人心之中者其體用
原是如此則實心不雜以人欲之私者雖聖賢豈外乎此由無
欲而誠立由誠立而明通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謂實
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明通則不惑知命而向乎耳順矣
故曰誠立賢也明通聖也聖賢非有異心亦盡其所以養之者
而已茅氏遺文見與張宗範養心亭記朱子曰誠立謂實
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
而向乎耳順矣仇氏曰孟子言寡欲從初學言之也周子言
無欲從成德言之也葉氏不察以孟子指欲之不可無者故只

六

云寡周子指欲之不可有者故必言無殊不知聲色貨利人心不可有之欲正由耳目口鼻人心不可無之欲不能節制以至于此也其為欲無有二也孟子亦正欲漸次克治歸于無欲而後已非謂欲不可無但可寡耳黃勉齋曰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學之要學者之所當察也 江氏遺書 朱子曰欲未便說到那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便將本心俱紛離了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 問周子言不止於寡如何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也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為有

相發之功焉 濂溪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為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曰然則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誠立謂寶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立字輕如三十而立之立明字就見處說如知天命以上之事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葉氏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
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二句言其理
下二句是工夫 張氏此程子學顏子之學實做克己復禮工
夫約其大意著為訓辭而引學者使至於聖人之域也夫有身
則有視聽言動有視聽言動則非禮之私得而干之所謂已也
故顏淵問克復之目夫子以四勿示之勿者禁止辭拔本塞源
之意非窒流斷港之謂乃真克己工夫也蓋四者身之用確有
所謂當視當聽當言當動之則是之謂禮已與禮常相敵不克
其非禮之已無以復乎禮之本然故視聽言動為此心之形見
處固由乎中而應乎外而勿視聽言動是就視聽言動上克治
必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二句言其理下二句言其功也 茅

氏朱子曰由中應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由中而出蓋泛
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外養中方是說做工
夫處問克己工夫在內此言制于外何也曰制却在內又問此
但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于外便是用 江氏朱子曰非禮
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
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
流行矣 由乎中而應乎外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是做工夫處 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自此心形見下句即是
克己工夫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 問克己工夫從
內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 問明知其不當視而
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

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自家不可有要
視之之心非禮之聲入耳也過了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
這般處也難古人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
慝禮不接心術

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因箴以自警

葉氏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
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
目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
之之心 施氏此言顏子克己只就非禮勿視聽言動上做工
夫所以至於聖人之域也蓋視聽言動皆心之用由中而出者

也若不論其體與非禮要視就視要聽就聽要言就言要動就
動則為物欲所牽引而天理遂亡矣故聖人教顏子克己復禮
之目但於非禮處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勿者有拔去病根之意
皆制之於外以養其中乃克己真工夫也顏子事斯語有一番
真精神真力量所以進於聖人故程子言後之欲學做聖人者
宜服膺而勿失蓋必要從四勿做去也於是作四箴以自警句
句皆制外養中意朱子謂此箴發明親切學者最宜深玩 張
氏四勿之功非至明無以察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顏淵聞
夫子之語而以請事為己任有一番真精神真力量是明而健
者所以進於聖人後之欲學聖人者亦要從四勿做去奉持而
著之心胸之間固守而勿失也於是作箴以自警蓋繼顏子而

事斯語者舍伊川其誰今讀其箴句句皆制外養中意朱子謂此箴發明親切學者最宜深玩 茅氏箴與鍼通俗作針 箴以鍼為之所以治病者也故有所做戒以自治其病者謂之箴服膺勿失說見中庸以上二節言所以作箴之由乃四箴之序也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 江氏朱子曰四箴精確縝密無纖芥之可疑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葉氏人心虛靈感應出入無迹可執操存之要莫先謹視則猶

節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前惑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外目不妄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誠則實理流行動容周旋中禮矣 施氏此言非禮勿視之要旨蓋心為一身之主不曰操之有要心為之則而曰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者何哉即制外養中之意也且人之心有體有用其體至虛而其用無迹若不以為視為操心之準則或有非禮之色一接於目便是一箇蔽而心隨之以遷故克己者必先制非禮之視於外而後其心始安安則復於禮矣日日克之不以為難久則外不待制而自無非禮之視內不待養而心自存非誠而何此非禮之四勿以視為最先也 張氏此發明非禮勿視之要旨也視與見異色突然而入目何能不見但我不可有欲視之之心故程子之箴

以為心體本虛可以應物而無迹可尋則難得其要欲求搵之
之要先謹視之則則猶準也心之準在於內為天理視之準
見於外為天理之節文天理向明萬象無隱物交乎前顧影斯
蔽不去其蔽心隨以遷是外之失其準即為中之失其準矣惟
制其外目不妄視以安其內心泰神定所謂克以復之以求其
誠者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動容周旋真理流行禮即誠也誠即
仁也四勿之功故視為先 茅氏內叶奴大切矣叶于禮切
陳氏曰心之體本自虛明而其用則隨物應無有形迹也操而
存之之要以視為準則而已蓋物欲之蔽交接于前則心隨之
以遷故必制之于外使凡有非禮者不得以接于吾目而此心
虛明之體自安而無所搖矣如是乃所以克治而復禮也至于

用力之久無有間斷則自然誠實不待勉強乃所謂仁也輔慶
源曰人之視最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
故當以視為操心之則薛氏曰所謂蔽者非只謂非禮之色凡
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而動者皆是問制之于外以安其內
却似與克伐怨欲不行相似朱子曰克己工夫其初亦須著禁
制始得到純熟後私意自漸消磨去矣 愚按首二句以心之
本然者而言蔽交于前二句則物欲累之而失其所本然也制
之于外句以功之當然者而言久而誠句則工夫之盡而各得
其所當然也制之于外謂非禮勿視也內指仁而言蔡氏曰始
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如一自無所容
其力矣 江氏朱子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

說尤重於聽 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
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
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功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故曰久
而誠矣 問制外安內却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已工
夫其初如何便會自然也須著禁制始得到養熟後便私意漸
漸消磨去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
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葉氏人稟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於外而忘返物欲化
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正日以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
極也知止者知其所當止也有定者得其所當止也閑邪於外

所以存誠於中也 施氏此言非禮勿聽之要旨蓋人有秉執
之常性乃得於天之理也人心之有知覺則因形氣感物而動
也欲至而知覺生焉使此心無主而聽非禮則知覺為物所引
誘與之俱化而天理遂亡矣惟彼卓然自立之先覺知至善之
所在而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則其於天理人欲之際辨別極清
故能閑邪以存其誠而非禮則勿聽也人能體乎此則心有主
而外物不能奪矣 張氏此發明非禮勿聽之要旨也聽與聞
異聲突然而入耳何能不聞但我不可有欲聽之之心故程子
之箴以為人生之初秉執五常之德是皆原之於天所性皆善
者也情感意紛知誘其外漸而忘返如響斯應聲入心動物化
其內久而神移有聽斯受於是天理之正日就牿亡常人皆然

賢者不免惟卓然精明之先覺知心所當止而有定不為知誘
不為物化外閑其邪內誠斯存聽德惟聰非禮勿聽則秉彝全
乎天而克復盡乎人矣繼視而有所事者以是為次焉 茅氏
知誘物化本樂記知誘于外物至而人化物語沈誠庵曰人有
秉彝二句是大槩說知字方從聽上來蓋聲一入于耳則吾心
之知遂為所誘而與物俱化矣亡其正者亡其秉彝之天性也
知止有定聲來自覺善惡此心作得主宰不能誘之也 朱子
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
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又曰物至則智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
自然如此到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方好不好去胡雲峯曰
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云蔽交于前其中則遷耳

在兩旁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
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于外以安其內耳之聽在內故惟在內
者知止有定乃可耳 江氏問視何以說心聽何以說性朱子
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道理本自
好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化聽所以就理上說 問
知誘物化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
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
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 視是將這
裏底引出去故云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故云閑邪存誠
問聽箴前面亦大概說不知可改聽字作視箴否曰視箴說

又較切視最在先開眼便是所以說得切至聽處却較輕也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
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忤來
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葉氏躁輕肆也妄虛謬也言語之發禁其輕肆則內靜定矣禁
其虛謬則內專一矣樞扉白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闢射之中否
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故一言之惡或至於興師一言之
善或可以合好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
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遠實肆縱情也肆已者必
忤物躁之致也忤乖理也忤而出者必忤而反妄之致也 施
氏此言非禮勿言之要旨首四句是克復正意次四句兼就利

害上說次四句分應二項而未以二句結勿字之意夫言為心
聲心感物而動則言因之而發發而煩躁妄誕則心不得安靜
專一矣故不曰內能靜專發無躁妄而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亦制外養中之意也况人之禍福榮辱皆由於言如戶之闔闢
由於樞弩之張弛由於機其可非禮而發言乎且言之病又多
端傷於輕易則妄誕傷於煩多則支蔓已放肆則忤於人出者
逆則來者違豈可不禁止乎惟非禮勿言則與非法不道一語
同為訓誡之辭不可不敬佩之也 張氏此發明非禮勿言之
要旨也言者心之聲心感物而有動何能不言但我不可不慎
所以言之之心故程子之箴以為心無由宣言以宣之由其發
之也易必其禁之也嚴躁者輕肆囂而不靜妄者虛謬紛而不

專雖曰內能靜專可以慎其所發尤必發禁躁妄斯以安其內
存况乎人之有言猶物之有樞機樞扉白也機弩牙也戶之闔
闢由於樞弩之張弛由於機言之惡者可以興戎言之善者可
以合好得則為吉為榮失則有凶有辱皆言之所召致如之何
不謹故言不可躁躁者傷易易則誕而不審言不可妄妄者傷
煩煩則支而不實肆者縱情之謂肆於己者忤於物躁之致也
悖者乖理之謂悖而出者必悖而入妄之致也是皆非法之言
總不克己之由惟非禮勿言之戒與非法不道之語同為切要
之訓辭必致欽敬之至意程子於此箴尤諄且嚴矣 茅氏好
如字叶去聲易道並去聲 宣布也發發言也矧况也樞戶樞
機弩牙戶之闔闢由于樞弩之張弛由于機人之吉凶榮辱由

于言故以為比易繫辭上傳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戎兵
也好善也惟口出好興戎見書大禹謨篇道言也非法不道見
孝經卿大夫孝章訓辭即指非法不道句而言 朱子曰人心
之動八句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四句是當謹于接物間都說
得周徧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
故專沈誠庵曰易煩之病在已故支誕以損其德肆悖之病及
人故違忤以反乎己呂涇野曰如在官言官在朝言朝或言及
之而不言言未及之而言未見顏色而言皆是非禮處推此類
可見胡雲峯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
矣朱子以為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 江氏
朱子曰言箴說許多是人口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

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
物間都說得周備 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要處須是不躁妄
方始靜專才不靜專自家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矧是樞
機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是說四項病傷易則誕傷煩則支
已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 心氣和則言順理然亦須就言上
做工夫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内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
得相應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
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葉氏文集 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者思是動於內為
是動於外 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誠之一念之動

不敢妄也立志之志勉勵其行故於所為而守之一事之動不
敢忽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為也造次俄
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習謂脩於已
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施
氏此言非禮勿動之要旨陳克菴曰思者動於心也惟知幾之
哲人能誠之為者動於身也惟勵行之志士能守之二者雖不
同然皆順理則安裕從欲則危險也動於心造次而能思慮動
於身戰兢而能自持内外交致其力也習之久而與氣質之性
俱成則賢亦聖矣故曰同歸是工夫歸宿處也合繹四箴句句
親切有味非程子實做克己復禮工夫安得有此訓辭乎今欲
學顏子之學者必要從四勿學去然欲從事四勿者又必要將

四箴身體力行方是真有志學做聖人者也 張氏此發明非
禮勿動之要旨也動者心之符五性感動而萬物出何能不動
但我不可不慎所以動之之心故程子之箴以為動於心而有
思則思是動之微惟明哲之人克灼幾先思而誠之一念之動
不敢妄也動於身而有為則為是動之著惟立志之士勉勵其
行敬以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凡思與為以理為主順理而
動必得安裕苟違乎理則欲易縱從欲而動必致危殆是以俄
頃之間常存此念雖極造次勿之敢忘明且之際持守不失一
於戰兢勿之敢教其習之於己者久而漸熟與得之于天者合
成自然則原其本然之性聖賢固與我無異全其繼起之修我
亦可與聖賢同歸此克己之全功復禮之歸宿也合而觀之非

顏子不能事斯語非程子不能作斯箴聖人原可學而至唯當
以四勿為進學之要四勿難一蹴而成唯當以四箴為力行之
實學者所當勗也 茅氏行去聲 文集 幾猶幾善惡之幾
惟哲人有以知之而念慮所動必一于善而無有不實也若志
士則當于其行而厲之而凡有所動作必一于善而無敢有失
也克能也克念書多方篇所謂惟狂克念作聖也戰兢詩小旻
篇所謂戰戰兢兢也戰戰恐懼兢兢戒謹克念戰兢並承造次
言言雖造次之頃而克念戰兢不敢有忽也克念以誠于思言
戰兢自持以守于為言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
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 朱子曰哲人只于思慮間便見得當
為與不當為志士順于事為已著方見得又曰思是動之微為

是動之著便該動之精粗蓋思于內不可不誠為于外不可不
守又曰順理則裕二語是最緊要處此是生死路頭陳氏曰循
天理之公則無餒于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于下故危愚
按非禮不動便是順理從欲則非禮而動矣禮者理而已從欲
惟危以上見動之不可不謹也造次克念二語乃為學者言所
以存理遏欲工夫也克念則動于心者無不實戰兢則動于身
者無不謹内外交致其力也陳定宇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
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此性字蓋以氣質
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 江氏文集 朱子曰誠
之於思是動之於心守之於為是動之於身 思是動之微為
是動之著這是該動之精粗為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為

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
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 視聽言動
該貫内外不可謂專在外面功夫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為内
外交致其功可也 問哲人志士是兩般人否曰非也只是誠
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為者及其形於事為早是見得遲
了此覺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脚做工夫去 哲人只於
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是
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 動箴那向是緊
要或云順理則裕曰更連從欲惟危向都是這是生死路頭
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
添不得 其曰制外閑邪而禁躁妄則克己復禮之事也曰安

內存誠而內靜專則吾心之德於此具得之矣學者深體而力行之其庶幾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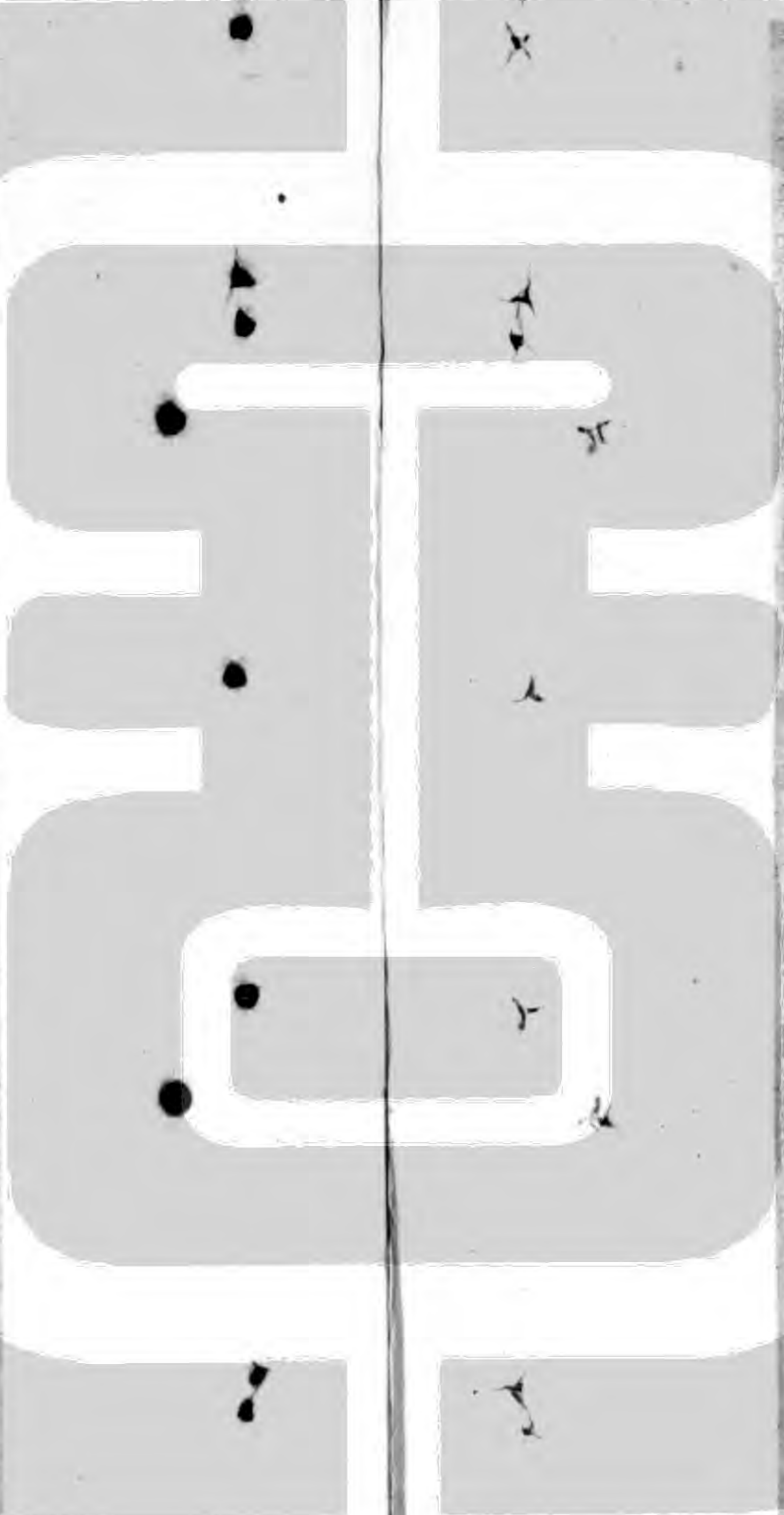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伊川易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

葉氏陽往為剝陽來為復復卦乃善之返初爻乃復之先過而先復是不遠而復也張氏此釋復卦初九爻義及夫子繫辭

之言見惟顏子能不遠復人當學顏子之學也剝之一陽窮上返下而為復復者陽既去而復反以陽爻居卦初故有不遠之

象而無至於悔為大善而吉祇抵也至也程子釋之以為聖人扶陽抑陰陰為小人陽為君子前乎此者自姤而剝陰主於內

陽行逆境今自剝而復一陽復生義取去不善以反於善又初



之為文復之最先者也失之未遠能復于善是不遠而復也此釋不遠復句意茅氏明道云祇與底通用至也俞氏曰初唐

震動之始方動即復故曰不遠而復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葉氏人必有所失而後有所復既有失則不能無悔惟未遠而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張氏夫人有所失則必有所悔今

既失而復而易以為无祇悔元吉者盖失者人所時有只以復為貴耳不能無失而後貴於復如無所失則何待復乎但恐失

之既遠是以悔不能免惟未至於遠則不至於悔而有以全其元善之道而吉也此釋无祇悔元吉意茅氏惟聖人本非有

夫自有無復下此則不能以無失但復之有遠近不同耳失之而復自不能無悔惟未遠而復故不至于悔乃元吉也此以上明初爻所以為復之不遠而不至于悔者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

葉氏有過而知之敏改之速不待其形顯故無悔也張氏復之初九惟顏子足以當之顏子地位高平日從克己復禮用功偶有無心之過不待形於身顯於事而後能復於無過故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庶幾近辭言近道也夫過而能改即為無過况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此釋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意茅氏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見繫辭上傳形顯謂形

之顯著也敬軒薛氏曰不善之端不待應物而後見如靜中一念之薄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信君子所以貴慎獨也

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葉氏易傳下同不待勉強而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過乎則是聖人之事無過之可改者也顏子未能及是故未免於有過然其明也故過而必知其剛也故知而即改施氏此言有過而知之敏改之速不待其形顯故无悔也蓋復之初爻正善復之人在卦之初為方動之始失之未遠即能至明以察其幾至

健以致其決故幾動於心而即覺其過言出於口而即悟其非
不待行之身見之事而後復乎善何悔之有故聖人惟許顏子
能之而人亦不可以不勉也 張氏天下惟聖人無過之可改
彼蓋不待勉強而自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踰乎法度之則下
此則雖未達止一間亦不能無過然辨於非禮之介者明足以
察其幾而從事於四勿之間者剛又足以致其決明則有過而
即知剛則既知而即改此其所以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之學問
非顏子莫能然也此釋有不善未嘗不知三句意今人何者不
可學問何者不當學學問之道豈有他哉惟知其不善則速改
以從善而已結言人當學顏子意夫善無終息之理即極枯亡
亦有來復之期責人無過則為過刻若過可以改改即為善拓

克前去併得元吉乃始為頻復之厲終為迷復之凶千百年來
無祇悔之學僅有一庶幾之顏子是以陰陽言之天運無不復
以盛衰論之世道無不復而以善惡言之人心竟一往而不復
也亦獨何哉 茅氏中去聲 此以上因繫辭上傳夫子之言
而釋之以見必如顏子之明且剛而後能是有不遠之復也
以上初九爻傳 易傳下同 知不善明也速改以從善剛也
此三句初九象傳 尹起莘曰仲虺美成湯之德以從諫弗拂
改過不吝為首稱蓋過者人所不免惟能知之而速改之乃其
所以為賢也 江氏易傳下同 朱子曰易傳云惟其知不善
則速改以從善而已這般說話好簡當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伊川易傳曰人之自

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葉氏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終進之極也剛進之極動則為過惟可用之以自伐其邑伐邑內自治也以是自治則守道固而遷善速雖過於嚴厲吉且无咎張氏此釋晉上九爻義也晉進也角之為物剛而居上者伐治也削去之謂非征伐之謂也邑私邑也蓋晉之上九以陽居上剛之極也處晉之終進之極也剛極則過猛進極則躁急動多為害故只用以自伐其邑自伐其邑者是內自治之事自治者守道要固遷善要速剛進之極愈固愈速則雖過於嚴厲亦吉且无咎蓋嚴恐不和厲恐不安道固以安和為貴而之以自治則有守道遷善之功

如

也有功故吉而无咎茅氏治平聲下同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為象四方為外居邑為內伐邑以象內自治也厲嚴厲也剛極謂以陽居上也進極謂在晉之終也問本義以為伐邑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朱子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耳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葉氏剛進之極有乖中和終為疵吝施氏此言剛進之極以之自治則有功也晉卦以陽居上剛之極也然剛極則過猛在晉之終進之極也然進極則躁急夫過猛躁急之人以之治人則有害以之自治則守道固而遷善速雖過於嚴厲亦吉且无咎所以為有功也雖曰自治有功然剛進之極有乖中和即得

三

其正亦可吝也 張氏既曰吉且无吝而又曰貞吝者蓋以之
自治雖得其正然而中和之德則有剛克柔克相濟之美今則
剛進之極乖於中和故可羞吝夫功高無震主之嫌祿厚無焚
身之懼上下一德處剛進而極猗歟休矣今因過極其分懼
不免焉深自貶損冀倖無罪終非臣道之光然世之人往往盈
滿招損傾覆是災不知危厲以內自治則亦昧於晉卦上九之
旨矣 茅氏于宋本作所以今從易傳朱子曰吝不在克治正
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只云貞固守
此則吝不應于此獨云于正道為吝也 江氏葉氏曰伐邑內
自治也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

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酒食淫酷殘忍本於刑
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
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
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葉氏損卦彖傳天下之事其本皆出於天理民生日用之常治
道之不可廢者其末流則末勝本華勝實人欲勝天理其害有
不勝言者矣故損之為用亦惟損過以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
損人欲以復天理耳 施氏此言損過以就中即損人欲以復
天理也中者天理之當然也過則流於人欲之私矣故損之為
用亦惟損過以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蓋天下之事如宮室
飲食刑罰征討之類先王制度一本於天理之當然無過不及

之差也及其末流則浮華盛而本實微人欲之私勝於天理之
公矣故必損人欲以復天理然後為得其中也 張氏此因損
之卦義以垂戒也損減省也天下有當損而損者凡事起初皆
是天理應如此本無過不及而得其中後來私意日增遂流於
過過則皆為人欲之私矣故程子以為損者損過而就中正是
損浮末而就本實也未未有不浮者本未有不實者故併言之
因極推末盛之害如宮室飲食刑罰征討之類先王知天下之
不可無居也於是宮室之制興取其可以蔽風雨而已而其末
流則高峻其宇雕飾其牆是本於宮室而過焉者其害一也先
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食也於是飲食之制興取其可以免饑渴
而已而其末流則有酒如池有肉如林是本於飲食而過焉者

其害二也先王知天下之不可無法也制為刑罰以馭天下蓋
刑期無刑也而其末流則有淫刑以逞酷虐為政殘民之生忍
民之死者矣是本乎刑罰而過焉者其害三也先王知天下之
不可無威也制為征討以一天下蓋兵期無兵也而其末流則
有窮盡民力以事兵革貪黷無節以侈武功者矣是本乎征討
而過焉者其害四也諸如此類凡人心之欲日生日熾過其限
度而不自知者其要皆本於奉養之私求便其身圖而流則為
害矣夫先王之制皆民生日用之常治道之不可缺者其本無
非天理之當然後人不知合乎理之中反藉先王之制以恣一
己之欲遂使人欲肆而天理亡末勝之害一至於此奈之何不
損故損之為義甚大總要損人欲以復天理使之適得其中此

聖人作易意也 茅氏損彖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愚按宮室
飲食固人生日用所不可無而刑罰征討亦國家治道所不可
廢者然其末流之過至于窮奢極欲任酷吏好遠畧其害有不
可勝言如秦始隋煬以此亡國殞身然則天理人欲之間其始
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學者固可以不謹乎 江氏損彖傳
夬九五曰覓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傳曰夫
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
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
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
矣

葉氏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昵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勉

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但九五中正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
僅可无咎然心有所比不能無欲其於中正之道未得為光大
聖人發此示人欲使人正心誠意無一毫繫累乃能盡中正之
道充實而有光輝也 施氏此言心有私愛以義之不可而決
去之亦合於中行之道也夬之九五切近上六之陰如覓陸然
勢似難於決者然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主其義不可以不決
而五陽剛又庶幾其能決者若能毅然剛斷夬而決之不牽於
私愛又不為過暴而合於中行亦可以无咎也但聖人以為心
有所昵勉強決之其於中正之道未得為光大耳必如程子所
言意誠心正無一毫繫累乃能盡中正之道充實而有光輝也
張氏此釋夬卦九五爻象也覓陸今馬齒覓感陰氣之多者

夬夬決而又決也夬之卦體下乾上兌五陽決一陰而九五又
以剛居剛為夬之主必不係累於陰柔者但與上六切近如覓
陸得陰氣之多恐不能無所比雖迫於眾陽之合力且已有陽
剛中正之德必能決而決之不失中行之道可以无咎而象謂
中未光者程子釋其意以為人必心正無私昵意誠無勉強乃
能極大中至正之道充實於內而光輝於外今九五比於上交
狎習親昵心未必正特以迫於義之不可而勉強決去之則其
意亦非盡出于誠雖所行中正有无咎之道然勝人之邪者必
先自勝其邪邪念一分未盡天理便一分未光何也人有所欲
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發以示人欲人正心誠意無一毫係累而
後中正之道得光大也聖人於夬之九五蓋有深望焉 茅氏

呂本爻象之辭在則離道矣下夬九五曰夬上有故字下有之
字夫子于此二句在末作結無傳曰二字覓許戰反比音避
覓陸本義及程傳並云今馬齒覓孔疏引馬融鄭玄王肅並云
一名商陸皆以覓陸為一唯董氏分為二而朱子發因之然語
類亦有覓者馬齒覓陸者章陸一名商陸之說未詳孰是本草
謂其根至蔓雖盡取之而旁根復生蓋其類難絕故取為象九
五切近上六之陰昵于小人者深故曰心有所比然為決之主
其義不可以不決故曰以義之不可而決之又九五陽剛其力
尚足以決而居中處正又不為過暴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
有欲指心有所比而言所以未得為光大也如宋神宗以人言
而罷王安石不久復用正坐此病 有所比則心不正以義之

不可而勉強決之則意不誠朱子曰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
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佛家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江氏朱子曰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此意不誠之本也
葉氏曰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昵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
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葉氏節卦彖傳兌上坎下為節兌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矣人
惟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
施氏天下之理不過
一中故節以中為貴節而得中則合天理當人情矣此方說而
能止所以為節之義也若說而不知止則放縱流蕩靡所拘檢
遂有不節之嗟矣
張氏此釋節之卦義也節有限而止也其

卦兌下坎上兌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矣人情說便易流惟說
而能止方無放縱淫佚之失而合於天理當於人情此節之義
也非勇於自克者其孰能之
茅氏節彖傳兌下坎上為節兌
說也坎險也說則雖進而有險在前則不能進故有止節之義
江氏節彖傳
朱子曰說以行險伊川說是說則欲進而有
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
葉氏曰說則易流方說而
能止是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
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
葉氏九二以剛居柔在節卦是為不正之節也懲忿窒欲損過
抑有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中正之節也節於用而為吝嗇

則於用有不足節於行而為柔懦則於行有不足此不正之節九二是也 施氏此言節以中正為貴則無過不及之差然欲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非剛健不能致其決故以剛中正為節也若節於用而為吝嗇節於行而為柔懦則為不正之節君子不貴也 張氏此釋節九二爻義也九二曰不出門庭凶蓋九二位居人臣當可行之時而有不出門庭之象則知節而不知通不正之節也夫節之為義知時識變要於中正故有當節而節者有不當節而不節者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是當節而節非剛健不能致其決所謂剛中正為節也若大節用則為吝嗇太與怯則為柔懦是不當節而節九以陽居二陰失剛不正有嗇與懦之病所謂不正之節而凶也蓋當禹稷之任欲守顏

子之節則反為失節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茅氏九二以剛居柔在節卦是為不正之節也剛中正謂九五也嗇節于用二者程子亦偶舉以見意耳他如待人之節而失之薄處已之節而失之固皆是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

葉氏經說 克伐害伐驕矜怨忿恨欲貪慾四者皆生於人心之私也天理流行自無四者之累則仁矣四者有於中而能力制於外則亦可謂之難能然慾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 朱子曰克己為仁者從根源上便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

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未能去也 施氏朱
子曰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慾四者皆生於人欲之私也
若夫仁者之心純乎天理流行則無四者之累矣但人有此四
者於中而能力制之不行則亦可謂之難矣然四者之根未除
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未可謂之仁也克已為仁者從根源
上便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張氏此因論語
夫子答原憲者而發明之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四
者之情皆生於人欲之私仁則純乎天理而自無私欲若未能
無而制使不行斯其克治懲窒之功亦難能也然病根未除潛
藏隱伏有制之不勝制者且不久又生於心謂之仁則未可也
此夫子答憲意也蓋開其蔽而示之使由勉強進於自然則仁

矣須知不行工夫與克已異朱子曰克已者從根原上便斬截
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
心而不能去也 茅氏為仁下宋本有也字 經說 說見論
語朱子曰克已者從根源斬截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之使
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未能去也又曰學者見有不
善處便湏剷去若只是過之使不行此根常留其裏便不得饒
氏曰拔去病根其道有二平時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去也臨
事省察克治此勇猛決去法也 江氏經說 朱子曰克好勝
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
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問程
子以為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使憲也而再問夫子

告之宜奈何曰聖人未發之旨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芽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鬪進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感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非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然以為學者苟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為無當之大言而已故雖發之而亦有所不敢盡其言者其旨深矣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容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容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

大賢

葉氏遺書下同 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容氣者形氣之使然

施氏此言君子要集義循理而無容氣也容氣最害事蓋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容氣者形氣之使然但每日常自檢點失容幾次失言幾次便知得自家義理與容氣消長分數若自朝至暮口無妄言身無惰容則純是義理而無一毫容氣矣然到此地位極難君子則不可不勉 張氏義理者天命之本然容氣者形氣之使然天命浩於形氣之私其勢常相勝而迭消長義理長則為君子容氣長則為小人學者須辨二者相為消長之數兢兢集義循理而行使義理之得於心者積累漸多則知形氣之私在外為容有以勝之而禁其方長之勢消了一分義理愈

長一分散得漸少便為君子至於私欲淨盡消無可消則氣質
變而學問成渾身都是義理有以復其天命之本然豈非大賢
之事若聖人則合下無欲不煩消散矣 茅氏長張丈反分音
問別必列反 遺書下同 容氣者血氣也以其非心性之本
然故曰容氣知得容氣知字要體認蓋義理所得漸多則志氣
清明稍有容氣便自知覺不為所用事矣 朱子曰初學者只
要牢剗定脚根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漸捱將去此心莫退
終須有勝時 江氏遺書下同 葉氏曰義理者性命之本然
容氣者形氣之使然 永按如克伐怨欲驕吝之類皆容然也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明道曰只是志
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葉氏學以立志為本而後氣質可變化 施氏學以持志為本
夫志帥氣者也志能勝氣則暴厲之氣漸變為和柔寬緩矣若
志不能帥氣雖知和柔寬緩及至倉猝之際忙迫急促而暴厲
之氣復發事過又悔臨事又如舊可見變化氣質之難亦是無
持志涵養工夫志不勝氣反為氣所使也 張氏學以持志為
本志帥氣者人之氣和而不乖柔而不迫寬而不褊緩而不
急豈不是好或謂人皆知之臨事則不能然者其故云何程子
以為是皆志不勝氣之故蓋知和柔寬緩之為美者志也臨事
反暴厲者不勝其氣也志不勝氣則心反為氣動所以反動其
心此由於不持其志也不持其志則無以帥氣平居氣未用事
心尚分曉臨局倉卒只憑氣質做去躁暴兀厲俱所不免事過

又悔後臨事又是如舊此變化氣質之難而持志涵養之功
所不可一日斷者也 茅氏按遺書當是伊川語舊本作明道
誤 江氏永按不能持志則容氣用事故多暴厲能持其志則
不為氣所勝而臨事自然從容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葉氏吝則為私意小智所纏繞而無浩然正大之氣 施氏驕
者氣盈吝者氣歉吝則為私意小智所纏繞而無浩然正大之
氣故不能祛思慮也若實做持敬克治工夫則閒思雜慮不待
驅除而自無矣 張氏吝者氣歉常為私意小智纏繞故人有
閒思雜慮不能祛者只是吝惟其吝也浩然正大之氣餒而不
充是以不能祛思慮若克治功深養得浩然之氣遇事磅成兩

畔何至如此纏繞 茅氏祛丘於反啟同從示與從衣者別
祛攘却也不能祛思慮是病吝乃其致病之本也吝則心胸狹
隘私意纏擾故無浩然之氣 江氏永按思慮者心多計較私
意小智也不能祛者只是心有係吝故無浩然正大之氣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葉氏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
已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作矣物理既明則非理之懼有
所不動矣 施氏七情惟怒最難治怒氣一發有不能自遏者
惟實做克已工夫則只見已之非不與人計較而忿怒之私自
消散矣至於治懼亦難者雖是氣怯亦是見理不透若能窮理
明徹則不疑惑而氣亦足以配道義何懼之有故曰克已可以

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也 張氏七情皆人所有而不可不治者
怒與懼其最難也怒者氣盛不能自遏懼者氣歉不能自立故
一朝之忿有忘身及親者有怒於室而色於市者有獨行而懼
心者有見蛇蝎而股慄者總之不克已故怒多不明理故懼生
已私既克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即可怒而怒亦以物之當怒
而我何與焉窮理既明則浩然之氣配義與道雖千萬人吾往
矣何懼之有哉 茅氏氣剛而不能以自制則易怒氣柔而不
能以自勝則多懼惟克已則意氣自消故可以治怒明理則事
至不惑故可以治懼 江氏葉氏曰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
怯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已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
作矣物理既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
必磨不成須是得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
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葉氏邵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解詩小雅鶴鳴篇君子與小人
處為小人所侵陵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者必嚴動心
而不敢苟安忍性而不敢輕發增益其所不能豫防其所未至
如此則德日進而理日明矣 施氏邵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
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
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
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
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張氏邵康節

先生名雍字堯夫他山之石二句詩小雅鶴鳴篇程子蓋有所感而引堯夫解詩之言也夫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然質美未完不能不有以磨之兩玉相磨不可成器必得粗礪之石磨之礪錯功深倍加精瑩玉固如此於人亦然如君子之與小人董猶自不同類學問反資進益蓋與小人處小人易肆侵陵惟慮其侵陵也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其禍者必嚴動其仁義禮智之心不敢苟安忍其聲色嗜慾之性不敢妄發增益其才智之所不能預防其患害之所未至至於德日崇慝日修惑日辨其於天下事必知之明處之當而道理便出來矣讒構擠排詎非玉汝于成艱難險阻正將以利吾器常存此心何處非學乃有一遇小人而憂傷病沮不能自振者亦未聞堯夫解詩之

義而不足為君子也己 茅氏來下宋本無相字箇上葉本無他字按遺書有相字他字 堯夫邵氏名雍河南人後賜諡康節他山之石二句見詩小雅鶴鳴篇此程子述邵氏之言如此 江氏邵康節先生雍字堯夫 永按君子與小人不並立者也然或有不辛而與之處善修己者正資之以為進德之助如麓石能磨玉也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葉氏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教以室中率置尖物習見既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己之功類當如此 施氏此程子教人治體之法也人有目畏尖物此理不明而妄生怕懼之心明道先生教

以室中率置尖物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知尖之不刺人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之矣凡克己之功類當如是是以理勝他也張氏此即明理可以治懼之意也天下不乏可畏之事吾心自有不畏之理循理而行卒然臨之而不驚即如物之尖者易以刺人目之所畏者也當於此事思其所以刺人者如何求其所以不至於刺者如何不得放過便與克去其畏之之心使此心直可放下遇室中率然置有尖物須以理勝他如動容周旋中禮行安節和坐作進退皆有常度物雖當前心泰神定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若夫舉趾高心不固者蹶趨以自暴其氣者一跬步便是荆棘雖無尖物開目便錯能無畏乎克己之功類當作如是觀也葉平巖訓率字為常字言明道教人

於室中常置尖物習見既熟則不復畏是所謂衽金革之強北宮黜不目逃之勇近世抄化僧之坐針氈豈可云以理勝者乎愚謂畏自在境不畏自在心心亦非強制也義理明透定靜安慮震驚百里不畏七鬯夫何畏不然天下豈少刺人之尖物哉茅氏朱子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故明道教之以此蓋習見既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己之功皆當如此問習在危階上行亦此意否曰此却分明是危只教習使不怕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愚按遺書人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與此可參看江氏朱子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

復畏矣 疑病每如此尖物原不曾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
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常見獅子伊川教
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
子了 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
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亦是此
意否曰那箇分明是危底只教習得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間
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葉氏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是捨己職分而憂人之憂者也
施氏此言任職分當知責己也若只知責人而不知責己是捨
己之職分而專望人盡職分也奚可哉故欲任職分者必務克

治恕己之私也 張氏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己之職分
所當任者儘不容恕己不自責而暇為人責是憂上下之憂而
不知憂己之憂豈可謂能任職分哉職分所該者廣不必尚以
居位守官言也 茅氏分音問 朱子曰恕本取義如心謂如
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如人也故可施之于人而
不可以施之于己也漢光武謂鄧曄善恕己量主范忠宣公亦
謂恕己則昏彼世循習因以寬貫為義非其解矣愚謂程子平
日解恕字最分明此云恕己疑紀錄者之誤專務責人而不知
責己則于自己職分必不能盡故不可任以職分 江氏永按
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必不能盡其職分者也橫渠先生曰以
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葉氏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言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
施氏大舜不自用而取諸人故孟子稱其舍己從人若學者只見己之長焉能舍己而從人乎故程子以為難事然能善與人同聞義能徙則又不患其不能舍己從人也
張氏孟子稱大舜舍己從人蓋其大公之心善與人同成見忘而形迹化若學者則未免胸中為一己字呈礙斤斤以為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有恣憑懼其守己者固執而不化從人者勉強而輕緩也然聞義能徙由勉幾安則亦無難於舍而從之矣
茅氏舍並音捨舍己從人說見書大禹謨及孟子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言

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則大段費力矣
江氏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之則大段費力矣

九德最好

葉氏臯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寬弘而莊栗則寬不至於死和柔而卓立則柔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愿而不專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事乎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馴擾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訐簡大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疎剛者或傷於果斷今塞

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強力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強不至於暴蓋游氣紛擾萬有不齊其生人也有氣稟之拘自非聖人至清至厚至中至正渾然天理無所偏雜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滯於一偏者惟能就其氣質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於正則偏者可全矣是知學問之道在唐虞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 施氏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此言變化氣質而歸於中和也平巖葉氏曰寬宏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和柔而卓立則柔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愿而不專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事乎文蓋恭著乎外敬守於中也馴擾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訐簡大者或規矩之不

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疎剛者或傷於果斷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強力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強不至於暴蓋游氣紛擾萬有不齊其生人也有氣稟之拘惟聖人至清至厚至中至正渾然天理無所偏雜自中人以下未有不滯於一偏者惟能就其氣質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於正則偏者可全矣是知學問之道在唐虞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 真西山曰自寬而栗以下或以剛濟柔或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然後為成德先儒謂自寬至強皆所稟之性自栗至義皆學問之力此說得之 張氏虞書皋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栗莊栗也愿朴也亂治也恭著乎外敬守乎中也擾馴也廉有

廉隅也塞實也每上一截是說所稟之性每下一截是說學問之功學問以化其氣稟而德成焉列之為九要不外以剛濟柔以柔濟剛之義蓋天下惟聖人生而清明純粹大中至正渾然無所偏倚其餘有氣稟之拘皆不免滯於一隅必加學問之功矯揉以歸於正此後世之學問皆本唐虞而程子以為九德最好也 茅氏阜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見虞書阜陶謨篇朱子曰九德皆是論及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問而下一字便是功夫否曰然陳幾亭曰寬柔愿擾是沈潛下四者即剛克之法亂直簡剛強是高明下五者即柔克之法陽數常勝故陽五陰四 江氏阜陶謨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

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朱子曰九德分得細密 九德只是好底氣質然須兩件合將來方成一德凡十八種 葉氏曰寬弘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和柔而卓立則和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愿而不徒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恃乎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馴擾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訐簡易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踈剛果者或傷於刻薄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強力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強不至於暴學問之道在唐虞時論者已如是之密矣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葉氏食飲衣服各有當然之則是天賦之職分也有一毫私已

貪吝之意即是廢天職 施氏飲食衣服各有當然之則便是天理即天職也若有一毫私已貪吝之意便是徇人欲即是廢天職也故過人欲存天理即在饑食渴飲冬裘夏葛上做工夫更見真切 張氏飲食衣服本天地間公共道理而為人生所不可缺者天固盡人授之以職雖有富貴貧賤之不同而莫不各有當然之分循其當然纔是不廢天職若沾沾有所私于已而致一貪吝之心如欲獨享膏腴獨侈奢華之類便廢當然之職分徇一己之私欲此克治之功不可不謹也意與孟子口之於味節互相發 茅氏朱子曰飲食衣服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即此是道則又與龐居士運水搬柴神通妙用同一般病痛又曰須看著些私吝心字 江氏問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

謂之天職朱子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 或謂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賦率性之道道只循此自然之理曰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為道是認欲為理也明道云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著些私吝心字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葉氏本註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力尤不可以不

勉也 施氏本註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
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此言見獵心喜人當隨時加
察勇於克治也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
故能隨事省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功不可有毫髮之間斷也
張氏此程子以身示教見治心不可不密也本註云明道年
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
心蓋病症雖治病根未除潛藏隱伏有所觸時不免復發故程
子自謂今無此好而周茂叔窺其隱而示之非周子用功之深
不知其不可易言非程子治心之密亦不能隨在省察學者所
當警也 茅氏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
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好去聲易音異復扶又反

見謂見田獵者未也指不覺有喜心而言 朱子曰人當以

此自檢點須見得明道尚如此則在我者當益加操守不可以
此自恕 江氏本註云明道先生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
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問明道先生三十年
猶不忘遊獵之心朱子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得明道氣質
如此年至三十猶不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
恕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葉氏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己之欲惟能克已然後合
天理之公 施氏人能克已復禮則與道為一矣蓋人有身則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不能

無私己之欲宜其與道難一然能克己復禮則耳目口鼻四肢皆合天理之公矣 張氏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身之私也不能無私便不能合天理之公宜其與道難一唯聖人為能盡其性以踐其形下此則必有賴于省克之功也 茅氏道者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人欲者也有身則不能以無欲動情勝而去道也遠矣 愚按私即身而其非從外至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理字可玩惟其為理之自然所以修之最難稍不自檢則流為人欲矣問此為理之自然何也曰飢飽勞逸身自知之而于他人則不之知也惟其如此故有身便有自私之理而與道難一是以君子必盡己之心而推以及物庶幾心公理得而道可一也 江氏朱子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未接物

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 如為人謀而不忠只是為別人做事自己不著意這箇病根尤深於計較利害伊川云人才有形便有彼已所以難與道合釋氏所謂流注想如水流注下去才有此形便有此事其端甚微須用省察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為悔

葉氏有過自責乃羞惡之心然已往之失長留愧怍應酬之間反為繫累 施氏有過自責改之為貴若長留在心胸為悔反為心累故悔不可無而已往之失亦不必長留愧怍於心中也但已往之失不可復行耳 張氏有過自責君子克治之學也豈可無乎然有不是處便改改後不復行心曾向前上去儘好

商量若已往之失長留為悔則應酬之間反為繫累是甚學問
茅氏朱子曰固不可常在胸中為悔然若竟說不悔則今番
做錯便休明白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酌中的道理曰
不可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
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也 江氏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
無改乎又曰罪已責躬不可無云云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
習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朱子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
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救了 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習中以
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
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
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

做錯了 葉氏曰已往之失長留愧怍應酬之間反為繫累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葉氏一念外馳所向既差即是欲也 施氏朱子謂所欲如口
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
本心者故沉溺固當克治即畧有所向亦當寡之也 張氏所
欲如口目耳鼻四肢之欲豈人所能無然多而不節未不失其
本心者故不必沉溺於其中始為非理之正只一念之差偏有
所向被他牽惹即已是欲不可不克治也 茅氏以上並伊川
語輔慶源曰學者須是于欲有所向往便加克治若待其張皇
則用力難矣 江氏朱子曰只是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自
動自家心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

掛畫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皆足以為心病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

葉氏本註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聞過而喜則好善也誠改

過也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用之於遷善改過其進德也庸可

既乎是足為百世師矣 施氏本註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葉氏曰聞過而喜則好善也誠改過也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

用之於遷善改過其進德也庸可量乎是足為百世師矣 張

氏本註云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蓋聞過而喜則其改也速

子路以兼人之勇而速於改過其進德庸可量乎故周子曰仲

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而程子亦以為百世師夫人情畏難苟

安遂非文過聞子路之風足令傲心恭怠心奮亢心消吝心釋

豈非與夷惠同足興起百世者哉 茅氏本注云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 說見孟子陳定宇曰程子深贊子路學者師之以終

身補過也 江氏本註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朱子曰喜其得

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

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張氏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語言緊急自是氣不定使然在以學

問之道變之故當漸漸習習之既久覺語言間自然和緩無復

緊急之病便是氣質變也氣質無不可變化者學問之為功於

氣質亦匪一端即語言一節可以觀矣 施氏到下呂本無言

語字方上宋本無變字疑脫去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曰是
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麤了諸君便道易
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

葉氏怒甲而不遷其怒於乙槩而觀之則稟性和平者若皆可
能然以身驗其實而求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此心至虛至
明喜怒各因乎物舉無一毫之私意者殆未易勉強而能也
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
遷也 施氏怒甲而不遷其怒於乙槩而觀之則稟性和平者
若皆可能然以身驗其實而求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此心
至虛至明喜怒各因乎物舉無一毫之私意者殆未易勉強而
能也 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

不可得而遷也 張氏此見顏子之心即是聖人之心所謂因

物付物也不遷怒不貳過本夫子稱顏子之辭語錄釋不遷怒

句謂怒於甲者不遷於乙或問其說是否程子答之曰是又言

誠如此說稟性和平者似皆能之無甚難事夫子何以獨稱顏

子程子反覆示之以為語錄之說說得粗淺令人易曉耳箇中

却有意義可尋諸君不曾細察便見為易不知能如此者最難

須是潛心理會其所以不遷之故苟非此心至虛至明物來順

應而無一毫私意者未易勉能也程子又嘗曰不在血氣則不

遷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

得 茅氏易並音異 甲乙設為彼此之辭也古人于事理難

明或眾說紛紛者往往假托甲乙丙丁如韓非子罪生甲禍歸

乙闕尹子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是也
麤謂不得其所以然而率口道之也須看因何二字 許魯齋
曰不遷怒如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為始
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人有可怒之事而怒
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
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

葉氏聖人之心因事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不自我而
作也又豈有之於己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有妍
媸也 施氏聖人之心因事有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
不自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己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
嘗自有妍媸也 張氏苟知其所以不遷之故便知顏子已近

聖人地位如舜大聖人也誅四凶者怒四凶也其實舜非有心
於怒之可怒在彼已無與焉蓋聖人之怒不自心作因其人有
可怒之事而怒之則雖有怒而無怒也譬如鏡之照物妍媸在
物鏡未嘗自有妍媸謂鏡不沒人之妍媸則可謂鏡有好惡則
不可此聖人心如明鏡唯顏子為能庶幾也 茅氏與音預好
惡並如字 此以下皆反覆明不遷怒之所以為難也
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
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者
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
葉氏怒氣易發而難制世固有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
遷怒也甚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他人

者已不易得况乎物各付物而喜怒不有於我者豈非甚難者耶 施氏怒氣易發而難制世固有怒於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遷怒也甚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他人者已不易得况乎物各付物而喜怒不有於我者豈非甚難者耶 張氏若以常人論之怒氣一發難制有不自知其遷怒之甚者夫室與市不相涉也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甚無謂也氣不能定者固亦有之况且怒在這入對那人說話辭色之間能無遷怒及之乎蓋其怒以已不以物物遷而怒與俱遷常人大槩然也然則有能怒一人而不以餘怒之辭色加於別人已是能自禁持不為血氣所使而知以義理制之者算是難事矧夫聖人之怒因物而生不以已意與乎其間豈不甚難彼顏子

之不遷亦是內外相忘澄然無事之候非止謂怒一人不怒別人即足以盡怒甲不遷乙之旨也蓋怒一人不怒別人者胸中猶著箇怒意在怒甲不遷乙者發中其節過而忘之不曾繫著於心即使復見其人非如前日之可怒則亦不復怒之矣 茅氏義理下呂本無者字遺書同 怒于室句見春秋左傳令尹子瑕言蹇由于楚子之語原文作室于怒市于色杜注謂忿于室家而作色于市人也韓策周最亦有此語蓋當時方俗言也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葉氏役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有一毫作好作惡 施氏役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

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有一毫作好作惡此見
程子教人因物付物之學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
物之當怒喜怒在物不在己也顏子不遷怒與聖人之心同此
之謂因物付物內外兩忘澄然無事也然究其所以不遷怒之
由則在平日克己功深涵養性情發昏中節故心如明鏡之照
物又如止水之湛然也張氏由是而知君子小人之分矣君
子以我御物心有主而物聽命役物者也小人逐物而往心無
主而為物所引役於物者也夫喜怒原在事不在己今人容氣
橫溢習中勞擾見一可喜可怒之事自家先著一分恣憑是物
為主我為陪往迎而奉之不得活潑潑地此段神情亦見其勞
矣惟聖人之心湛然如水之止蓋止水喻其靜明鏡喻其虛虛

故靜靜愈虛二義相須故本文兩言之聖人乃自然而然者顏
子則由平日實致其克復之功以至於此學者涵養未深理會
未熟正未可易視也茅氏見人從宋本葉呂本並作今遺書
作今人見有奉下葉呂本並有他字役猶使也用也物如喜
怒之類皆是見有可喜之事便為喜所動如履齒之折是也見
有可怒之事便為怒所動如機杼之投是也見可喜可怒之事
而動如追隨其後而奉承之自家全不能作主宰故曰陪奉止
水言物來畢照而水未嘗有物以喻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也
此又言常人之情與聖人所以不同者如此朱子曰明道謂
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為學者理未甚明者言
之耳若顏子分上不消如此說只是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

江氏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
不可得遷也 問不遷怒伊川說得太高渾淪是個無怒了曰
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天下之達道那有無怒底聖人只是聖人
分上著不遷字不得顏子不遷怒便尚在夾界處 葉氏曰役
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
一毫作好作惡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
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有息則
餒矣

葉氏外書下同 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
語謾錄於此今看來直是恁地好 身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

舒俯仰無所愧作自然快樂少有間斷則自視欲然矣 施氏
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謾錄於此今看
來直是恁地好葉氏曰身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舒俯仰無所
愧作自然快樂少有間斷則自視欲然矣愚按顏子克己全在
視聽言動上做工夫故仰不愧俯不作即在視聽言動上約之
以禮也 張氏人之視聽言動本乎心見乎體一般要緊然人
心纔感而動便是目與物接而耳次之隨後方言動故有先後
之序要之己之宜克則一也當夫己之未克心有所累那能廣
大光明其體逐物而馳那見安舒自得不能合乎天理之本然
俯仰自有愧作愧作便不得樂樂之真不流行於心體之間而
有一息之間斷則以行之不慊致氣不充而餒矣當日顏子實

能於視聽言動上約之以禮故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程子又於
中分別出先後來蓋從體驗之後得其用功次第而深知克己
之效真有與天地同其廣大與萬物同其安舒無自欺而自慊
俯仰從容浩然常伸者所以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當初亦知
是好語今看來直是恁地好愚按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此
是程子尋著說出也 茅氏說見論語 愚按洪範以人生本
然者而言故先貌次言次視次聽夫子以日用當然者而言故
先視次聽次言次動猶易八卦方位之有先後天也獨不言思
者蓋說一非字勿字而思已立于其中亦猶四端不言信之意
饒雙峯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
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畧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

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屬動
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
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 或問此亦與五行之
說合子曰眼主肝屬木金聲清亮故聽屬金言發于氣屬火朱
子于書洪範篇已言之矣唯動不言要之水動物也則動之屬
水明矣按五行傳以五事分屬木金火水土其次第頗與此相
符蓋亦主相克而為言但如書六府水火金木土云云皆自上
克下此是倒相克自下克上耳蓋五行傳以貌屬木言屬金視
屬火聽屬水則貌言視聽思乃為下克上也 外書下同 朱
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謾錄于此今看來
直是恁地好 尹和靖曰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

人未有不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如好敗即于財上克好酒即于酒上克今人只為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也 江氏外書下同 朱子曰人能克已此數語極有味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葉氏聖人所謂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者非若後世欲為長厚之意蓋有感而後有應責人之應而不自反其感之之道則是薄於本而厚望於末無是理也 施氏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故聖人只責已之感凡事盡道皆感也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皆責已之感也至於責人之應則甚少矣 張氏人已之間有感有應然必我先有以感

乎彼而彼乃有以應乎我若徒責人之應而不自責其所以感之道薄於本而厚望於末無是理也所以聖人責已處多責人處少非故為長厚之行也揆之感應之理當如是耳是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自盡其所為感不問其應不應及其歸也其應如響矣 茅氏處上聲 言聖人責已之所以感之者每處其多而責人之所以應之者常處其少亦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之意 責已處多則德愈修責人處少故人自服 江氏永按此感彼應常理也有不應焉反求諸已而已雖亦有時懲惡禁非而責已之意恒多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

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葉氏按胡文定公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愚謂充謝子為己之學則一切外物皆不足以動其心矣施氏按胡文定公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由是觀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乃矜字大罪過也試思隆冬之時萬象寂然無朕大智之人一點伎倆不露中庸尚綱大易藏密入德於此成德於

此上蔡去一矜字而曰仔細簡點病痛盡在這裏至哉言矣張氏謝子即謝上蔡師弟一年之別相見即以工夫為問可見昔賢汲汲於學上蔡謂去箇矜字實據其工夫以對有難之之意伊川又問何故者將以驗其工夫之實有所得與否也矜者誇張矜大是為人之學不知省察者看做沒要緊仔細檢點百般病痛都從此處掛根須著實克治按得此心住伏得此心下免這箇罪過纔是為己不為人可以向進上去上蔡言之痛切而伊川即點頭心契又恐在坐同志者未悉此意急為稱許欲人以上蔡為法蓋切問近思為己之學矜心未伏問那肯切思那肯近能切而近方按伏得矜字按胡文定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

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是甚恁地由謝子此言觀之中庸尚綱大易藏密何莫非此去矜之心 茅氏相別下諸本無又字今從遺書及宋本增矜下宋本無字字遺書有子細檢點得來句病痛盡在這裏句姚本于點字句得來病痛句非進下宋本無處字 胡文定公曰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張氏曰今人纔有意為學即有一種抗顏為人師之氣威儀容貌已全不以學者此當入驕字罪過而不止如上蔡所云矜字也如此則讀書說道理適以長傲而已長傲必飾非難以言學矣 時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

伊川顯道在坐公揆不語程子指顯道謂之如此 江氏問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在此朱子曰此說是 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 永按顏子願無伐善無施勞亦去矜字之病也謝子語胡文定公以飲食夸耀人之類為矜而說理之好張大處猶有未及覺者學者當隨時省察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葉氏說見孟子 朱子曰動心忍性謂悚動其心堅忍其性然所謂性者亦指氣稟而言耳 施氏僕夫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能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為是又性多狠輕率應對不識守分以致人惱怒詬詈故伊川先生曰何不動心忍性言當憫僕夫之愚寬以待之

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思叔聞伊川之言而即慙謝亦可謂能克治者矣張氏明道嘗曰治怒為難其答橫渠定性書亦曰惟怒為甚蓋人為血氣所使往往偶然之怒發於不及覺而不能制故以張思叔之賢亦不免有詬詈僕夫之舉也僕夫愚狠固執不識事體其足起人惱怒者甚多伊川教以動忍動忍則義理為主彼之無知姑怒之我之不便姑安之知世間原有多少拂亂之事知此身本無恣意順適之期則心性定而怒自消思叔聞言即自慚謝亦可謂勇於自治者矣茅氏此馮忠恕所記尹氏語如此江氏永按今人好詬詈下賤者多矣當以此言自省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已

葉氏說見論語見人有善即思自勉則誰不可及見人不善惟當自省亦無非反已之地施氏蓋莫不在已者言思齊與內自省俱是反已切實工夫此是未見之先原有一箇為善去惡之心故隨其所見便能思省今人見賢或忌之或憚而遠之見不賢或幸之或狎而親之皆由為善去惡之心不早立也故曰莫不在已張氏論語言見賢思齊者以賢皆可為也當初是從有為來的思而為之則齊矣故復引孟子之言為證論語言見不賢內自省者以不賢雖在人而不可不反之已也世間儘有知人則明自知則暗者內省則莫非切已工夫故曰莫不在已總之未見之先原有一箇為善去惡之實心則隨所見皆是為學否則悠悠泛泛日見賢不賢何益茅氏者下宋本無

亦字遺書有 此因論語夫子之言而發明之如此以見學者
當自免也薛敬軒曰不獨見當時之人當如此以至讀古人之
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
惡之功益廣矣 江氏永按莫不在已謂反躬自省人之不善
已皆有之也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
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
未喪本焉爾

葉氏正蒙下同 湛而不動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飲食臭
味之嗜而營求攻取於外者氣之動於欲者也攻取之性即氣
質之性屬足也屬厭猶欲足也君子知德之本故凡飲食臭味

才取足而已不以嗜好之末而累此心之本也孟子所謂不以
口腹累心毋以小害大賤害貴是也 施氏問湛一氣之本攻
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
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是攻取那物否
曰是愚按攻取而曰性者氣質之性也若任此為性而義理之
性反為之累惟知德者於飲食臭味但取屬厭而已屬足也厭
飽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不肯以嗜欲累其心蓋心大也本也
嗜欲小也末也不以小害大未喪本故如是爾此知德者乃可
言盡性也 張氏此即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
意湛者不動一者不雜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故為氣之
本也攻取那物必欲得之便是氣之欲也攻取亦曰性者氣質

之性也屬足也厭飽也屬厭而已者適可而止無貪心也人生之初氣以成形有氣則有欲如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之類然從其本而適之湛然純一未嘗有此乃是後來攻取於外感物而始有之者雖亦人所不能無然任此為性而不知有以制之則義理之性反為所累而無以全其本心之德矣故惟知德者為能盡其性不以氣質之性為性其於飲食臭味取足而已攻取之嗜欲不足以累之也蓋心大也本也嗜欲小也未也不以小害大未喪本則氣亦可驗性欲亦可徵理雖在攻取之中不失湛然之體非知德者孰能知之 茅氏湛淋減反舌呂本作口屬之玉反厭于兼反又如字喪去聲 正蒙下同 屬厭而已見左傳屬足也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時湛然純一此是

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問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然 愚按口腹三句申明攻取氣之欲亦以見人之所不能無也屬厭二句言君子不以口腹鼻舌之欲而失其湛一之本然也不以小害大二句又申明所以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之故也朱子曰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不多食無非天理若貪口腹不當食而食便是人欲 江氏正蒙下同 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問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然

織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羸矣

葉氏成性者全其本然之天 施氏此言織細之惡不除則善無由成性察惡未盡善無由精粹也蓋織細之惡必盡除則純

乎善而本然之性成矣若察惡未盡不能除去雖云為善必夾
雜而粗矣甚矣除惡之不可不盡也 張氏此去惡莫如盡之
意也性之由來者本善而不除其惡無以成其善除者拔其根
而去之成者復其初而完之也不除由於不察察之未盡即云
為善亦粗而已安能純粹至善以復其本然之天故人之省克
不可一日已也 茅氏纖細也成性猶習與性成之意惡不在
大自念慮之微以至於一言一動之微稍有未善處即惡也惡
無纖而不除則日用隱微無不一于善而性之本善者斯以成
矣然雖纖惡必除而苟察之有未盡則雖其所作為未嘗不出
于善而小過不及之間或未盡當焉而不免有所蘊矣 朱子
曰善斯成性句有語病似性本未善必如此而後善成性也

江氏問張子言纖惡必除云云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
可進朱子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
橫渠言成性猶孟子言踐形是說去氣稟物欲之私以成其性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
葉氏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
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者或未之察所行者或未
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 張氏人心
之中只有一仁而學者欲成其德確有好仁惡不仁兩段工夫
好仁是慈愛意思多惡不仁是斷制意思多好屬仁惡屬義人
能惡不仁故其察已也精見不善之事非已所能姑容而一有
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當好不知不仁之當惡則所習之

理所行之事皆將以為是而不及察其所以然著明其所當然雖有好仁之心或陷於不仁而莫之覺此夫子所為以好仁惡不仁竝言之也 茅氏好惡竝去聲下同 人能惡不仁則省躬克己惟恐有失故不善未嘗不知不然則不仁之端且有潛滋暗長于隱微之中而不自知者矣故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葉氏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漸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施氏此言好仁而不惡不仁是徒善未必能合宜而盡義也夫惡不仁故已有不善未嘗不知若徒好

仁而不惡不仁則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於道理全無分曉矣是徒善也且徒善一味徒以為是亦未必能無私而盡仁必好仁惡不仁然後不徒善不徒是而仁義兼盡高景逸曰今之惑於佛學者多偏主好仁之說其究至於含糊苟且長惡遂非而後知張子之言為精切也 張氏蓋仁為元善而仁之中有義義所以裁決是非者也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心而無裁決之明豈能盡義不盡義則無以別其為非徒見為是此心未必悉當乎理豈能盡仁仁與義合一而後仁之道盡好與惡竝用而後仁義之道盡世有含糊做好人苟且行好事終無著落反成害道者始知張子之言至精切也 茅氏此申明上節之意善謂好仁也好仁有善善之意故以善言義主

于斷制故心惡不仁而後有以盡義是謂惡不仁也惡不仁得
是非之正故以是言仁主于樂善故必好仁而後有以盡仁
江氏葉氏曰所習或未之察所行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卒
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 永按去不善乃能盡善徒知向善而
不知惡惡徒為其是而不務去其非皆好仁而不惡不仁者也
此張子自為一說以好仁惡不仁為一人若論語則是言兩種
人也

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葉氏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求者皆是以此存心則惟
務盡已不必咎人矣 施氏學莫切於責己蓋責人者只見人
之非故尤人惟責己者只見己之非且知天下國家之人無皆

非之理何敢尤人故學至於不尤人乃為學之至也顏子之犯
而不校是也 張氏不責己者多要非人苟知所以責己則不
惟可以情恕可以理遣實自家有不是處斷無天下國家皆非
之理將惴惴求免人尤之不暇而敢尤人乎哉故學至於不尤
人真能密操存公物表而為學之至者也 茅氏此君子所以
貴反求諸己也 不尤人則必能自反而愈修其德故曰學之
至 江氏永按在人者未必皆非故不敢尤人而惟務盡已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
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

葉氏舊習未除志不勝氣則心慮紛雜 張氏此言人之志道
貴專也專始獲益世亦有潛心於道者庶幾知所志矣然而聞

思雜慮不能自禁此心忽忽如有所失反被他事牽引則不專矣此無異故志不勝氣也氣用事則誘於習染習染深則積新成舊交相纏繞於是心為所掣不能脫然無累灑然自得本欲求益畢竟無益但覺吾道之拘反樂舊習之誘宜其引之而去也 茅氏樂音洛 潛心于道者義理之良心也他慮如出見紛華而悅之類氣即所謂客氣也舊習亦此氣之習熟者也脫灑脫然無繫累也猶言除去也樂于舊習言以此為樂雖明知其無益而不能以除去也 江氏問為他慮所引必是意不誠心不定却以為氣是如何朱子曰人誰不要此心定到不定時也不奈何得如重擔擔不去只為力量不足心之不定只是合下無工夫且持其志無暴其氣可也若我不放縱此氣自然心

定

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朋友之來

葉氏橫渠論語說 朋友有講習責善之義琴瑟有調適性情之用簡編有前言往行之識朝夕於是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放僻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中朋友之益尤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所以樂也 施氏葉平巖曰舊習未除志不勝氣則心慮紛雜朋友有講習責善之益琴瑟有調適性情之用簡編有前言往行之識朝夕於是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放僻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中朋友之益尤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所以樂也 張氏欲勝其氣究在先定其心夫心何由乎定必得朋友相與觀摩則

有所以輔吾心矣而由是琴瑟以調養之使心得其和簡編以涵泳之使心得其正常使其心專有所在而不及乎他則思慮自除古人之欲為此具者皆將以求益耳惟聖人知三者之益朋友最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是以樂也樂在乎此必不在乎舊習而講習責善以為潛心於道之助其益豈不大哉 茅氏古人上近本無是故二字今從宋本增 論語說 常使心在于此則不為他慮引去矣 江氏橫渠論語說 永按朋來而樂程子言之切矣此謂樂其取益亦張子自為一說

矯輕警惰

葉氏語錄下同 輕則浮躁惰則弛慢二者為學之大患然輕者必惰雖二病而實相因其進銳者其退速輕與惰之謂也

苑氏語錄下同 輕則浮躁惰則弛慢二病常相因輕者必惰

惰者必輕也胡敬齋曰學者之大患最是惰與輕惰則自治廢

輕則物欲恣只一敬字可以治之敬即矯與警之道也薛敬軒

曰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功 張氏此欲學者戒輕

惰之弊也學以養重為先輕則失之浮躁而所學不固是在有

以矯之禮陶樂淑以變化其氣質矯輕之道也學以勤敏而進

惰則失之弛慢而學且日墮是在有以警之恪恭震動以淬厲

其精神警惰之方也然輕者必惰雖二病而實相因其進銳者

其退速輕與惰之謂矣可不戒乎 此下四條集解闕今照原

編補 茅氏語錄下同 輕則不能厚重以自持惰則不能振

作而有為二者為學之大患故必有以矯之警之而後可以進

于學 江氏語錄下同 朱子曰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
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使用簡默意思疎闊便加細密覺得輕
浮淺易便須深沈重厚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
馳故學者要寡慾

葉氏仁者天理之公利欲者人心之私故背馳 施氏朱子曰
仁者本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
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
矣此仁之所以成也今謂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天理正相背馳
安得仁之易成乎故學者要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造於
仁者之域亦不難也 張氏此言求仁之方在於寡慾也仁道

至大而至精其難成久矣夫仁本固有而所以難成者以人人
失其所好好所不當好也蓋公與私不並立仁者天理之公無
所為利欲利欲者人心之私顯悖乎天理今人人有欲利之心
則與為仁之學分途異逕正相背馳矣故學者求仁有要道焉
惟在寡慾而已紛華靡麗不以動其心耳目口體不敢逞其欲
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其於仁也何難成之足患哉 茅氏好
去聲欲或作慾 首二句禮表記篇夫子之言下三句張子釋
人之所以失其所好之故也能好仁則得其所好而仁可成矣
人皆反此而失其所好仁之所以難成也蓋學莫大于求仁而
有利欲之心則不能矣故曰與學正相背馳陳氏仁之難成私
欲間之也私意行則所好非其所當好也矣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容氣其為人剛行暗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

葉氏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謹之心剛行麤暴也其為人麤暴必不肯遜志務學而亦終不能深造於道子張氣貌高亢而無收斂誠實之意故曾子以為難與竝為仁 張氏此欲人存恭謹之心也大凡君子持身自有定見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宜濟之以剛強至於瞻視之間亦有自然之節制不可稍過蓋視有上下視高則近於輕揚而其氣必高視下則近於柔順而其心必柔此不獨視常人然也即視國君者即其瞻

視以定吉凶不離紳帶而已得之故學者必先去其輕傲之容氣然後進道有基如其為人麤暴則容氣未除必不肯遜志務學而亦終不能進於道昔曾子嘗有言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正以其氣貌高亢無收斂篤實之意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 茅氏去上聲行音項 視國君不離紳帶者如曲禮天子視不上于袷不下于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及士相禮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之類皆是張子蓋亦約畧言之耳容氣說已見前剛行剛強貌堂堂乎張也二句見論語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柔弱者蓋人多于此致病故先以此破其疑也張子于畏人非笑嘗再三言之意可見矣古之學者言動舉止皆有節制而視最易忽故又抽

出言之玩至于字亦字可見見無在而可苟也末又引曾子之言以證為人剛行終不肯進之意 江氏行音項 永按剛暴者常有矜高之病

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葉氏心之神寓於目故目視高下而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怠慢矣 張氏所謂視有上下而氣與心隨之者蓋人身五官之用視居其先故目者尤人之所常用且心之神常於目託之視之上下且於目試之已之恭敬傲慢亦即於所視而見所以欲下其視者豈徒致謹於視哉正欲制外以安內而借以柔其心也人誠能柔其心則虛以受人其

於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怠惰矣 茅氏見音現 此一節明瞻視亦有節之意試之者欲其反已自驗而有以知其誠然也

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侈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葉氏始則氣輕而苟於求合終則負氣而不肯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已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為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效尤速 張氏此言交友以謙恭為主人之有朋友原非為相習於燕安所以共勉於存理遏欲而輔佐其仁今人之交不能親近直諒之士但擇其工於媚悅而柔遜者以相與拍

肩執袂以為氣味相合既非道義之乎則必凶終隙末一言不合遂至怒氣相加豈復成朋友乎夫朋友之際在乎取善輔仁必卑以自牧相下而無厭倦方為得之故惟能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則彼之善有以資乎我我之善有以助乎彼涵育薰陶不自知其轉移之捷其得效為最速也交友之道張子言之盡矣學者宜取法焉 茅氏不為之為去聲 下視柔心接物皆然此又于其中抽出朋友言之今之朋友五句所以極言為燕安而取友之病以見非下視柔心不可之意主敬又下視柔心之本也 江氏永按敬則相下而非善柔日與之親亦得相觀之益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

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

葉氏闕里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並蓋輕傲而不循禮故夫子以為非能求益者但欲速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和順為先則謙虛恭謹有以為進學之地 張氏此言進學以溫柔為主昔仲尼嘗有言曰禮有之童子必隅坐必隨行今闕黨之童子則不然吾見其居不讓坐儼然居於先生之位也行不後長儼然與先生並行也是非求學問之進益者乃欲速躋於成人之列者由此觀之則凡為學者必先溫和柔順誠溫和柔順則謙能受益而後有以為進學之地也 茅氏此又引夫子之言以明當下視柔心之意溫柔則心虛志遜而可以進學其不然者反是

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葉氏詩大雅抑篇溫和恭敬為德之本 施氏此章極言敬傲之分要人溫柔恭敬不可高傲有容氣也何謂容氣曰容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容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我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容氣學者必先去其容氣然後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方可以為仁亦可以輔人之仁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而視高氣傲也詩稱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真脩德之基受益宏多不可不勉 張氏嘗觀諸詩矣大雅抑之篇有曰溫溫然恭敬之人是為進德之根基蓋以人自處於高亢則志驕氣盈無由得益惟溫和恭謹則德日進而

所益者多矣是滿則招損謙則受益無事不然也學者其勉之 茅氏詩大雅抑之篇引此以見溫柔之得益也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

葉氏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為禁止病根既立隨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施氏此章言小

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種下病根及長不禁又隨所居
所接而長卒至良心盡失義理都喪故學者要勇革舊習察其
病根而力鋤去之必使義理勝其氣質庶幾驕惰凶狠之習變
為溫柔謙遜然後可以待人接物隨其所居而能盡道也 愚
按馮少墟云叔季之世自私自利之風浸淫已久為不善者無
論即為善者孳孳到底強半只成就得一箇自私自利如此病
根浸淫已久併自家亦不知不覺耳此根不拔則聞見愈廣講
論愈多其病痛愈深呂與叔云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
如蝸試於夜氣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此先儒已試之良方
所以藥天下萬世於無窮者也學者倘有意於義利之辨不可
不一日三復是詩 以上論力行而九先生要旨皆欲人盡其

克治之力蓋以氣拘物蔽又汨沒於舊染汚俗非用十分克治
之功不能變化其氣稟之拘克除其物欲之蔽而勇革其舊染
之汚也胡敬齋先生曰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為人之道皆天之
所賦非人力之所為也雖聖人不過盡為人之理而已孟子所
謂踐形是也非聖人於此身之外別有所以為聖人之理也今
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
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行無過不及之差然後可以
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徒費講學之功無以
為己有豈不重可惜乎故學者務必實體此理而力行以終之
以脫乎俗學之陋愚思胡子之言如此則其所謂克治者莫急
於氣質之偏物欲之蔽而愚更有進焉者則以習俗移人賢者

不免而況今之學者陷溺於習俗更深乎習俗之心只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即為士者發憤讀書但知習時文取官爵以榮身肥家為事一部四書五經幾同商賈之貨只要售得去便可以了志願未嘗思有益於身心有用於天下盡吾為入之道也且流俗之內斷無人品勢利之中必無聖賢故必克治其習俗舊染之汚而後可以上踐履之路也雖曰習俗之染即是物欲之蔽然物欲猶就形氣之私言之而舊染之汚全是習俗之所尚故必痛除此等念頭拔去此等病根而後可脫乎俗學之陋也張氏此言教子弟者當慎之於始也古者教人必先小學所以收放心養德性而預絕其驕惰之根也近世小學不講父母於子愛踰於禮是以男女從幼即習於驕傲怠惰壞了氣質及

其長也暴戾恣睢遂益形其凶狠此豈其天性然哉只為未習小學身為子弟之事則於一體之親已分彼此不肯安意下之驕惰之病根常在又隨身之所居而日有所長夫人之驕惰日長則焉往而不敗乎當其為子弟不能安子弟之分凡灑掃應對之節皆所不屑為由是在朋友則蔑視儕輩意氣自用足高氣揚雖遇勝己之友亦不能相下矣又或時而遇有官長則平日虛憍之氣習慣自然將以卑踰尊蔑禮犯分其所必至如何能下官長設使為宰相則封己自足嫉賢妬能亦其所不免安肯虛懷折節下天下之賢又其甚者但徇夫一己之私心盡喪其本然之義理此豈有他故哉也只為驕惰之病根不去隨所居之地與所接之人積習漸長為害滋甚故人須隨在精察力

加克治使事事消除驕惰之病則人心退聽道心日長而本然之義理常勝矣教子弟者其可不慎之於始乎 茅氏長並張丈反下同只為之為去聲下只為同子弟宋本作弟子 世學不講謂今之世為學之道不講也子弟之事如灑掃應對進退之類皆是病根即驕惰也 有官長下宋本無則字宰相下呂本無則字喪去聲 此本上文之意而推言之正見其病根隨所居而長也居居處以地而言接交接以人而言 此又結言克治之道蓋義理常勝則病根漸去自不至隨所居所接而長矣 上章言學者貴于柔順謙和此又就不能柔順謙和者推其病根以窮極其流弊也 江氏葉氏曰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為禁止病根既立隨遇隨長卒至盡

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近思錄集說卷五終

近思錄集說卷六

家道 凡二十二條

甘泉黃奭學

葉氏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施氏平嚴葉氏曰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

家而家可齊矣愚致知存養克治皆所以脩身也身不脩

不可以齊其家身脩則家可教矣故此錄論力行克治之後

即繼之以家道但家道不離日用工夫只是平常大學齊家

一章提出孝弟慈三字那一家不日用的是孝弟慈那一人

不日用的是孝弟慈至於平天下之老老長長恤孤也只是

這箇孝弟慈高彙旃先生曰此孝弟慈三字豈非性之所固

有終日用之而不窮終身用之而不盡此性何人不見何以
君子必言教成必言足法但恐一邊用之而不全顛倒用之
而失當誠不可無學問思辨之藉也又曰齊家一事雖無望
為名德聞望之門但數椽茅舍相對家人亦有父子亦有兄
弟亦有妻孥比屋比閭誰不各有其家寧不發一願言欲其
家中內外敦睦少長肅雍粗粗成一詩禮之風不汨染於囂
陵惡薄之俗仔細看來亦不容易則自脩身以上之工夫密
一著便有密一著之見效鬆一步便有鬆一步之見效其何
以使清夜無眠之夢上質祖宗下示子孫而無憾也哉然則
欲質祖宗示子孫而無憾則學問思辨之藉誠不可無此卷
論齊家皆切實要領工夫學者要講教成足法之道當盡心

於此焉 張氏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
家可齊也 茅氏此以下即大學新民之事也而此卷則論
齊家之道於父子兄弟夫婦以至睦族卹孤之道無不具焉
凡二十二條 江氏朱子曰此卷齊家之道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學非為己之
學也

葉氏經解說見論語 為弟為子者其職在於孝弟而已行之
有餘力而後可學詩書六藝之文職有未盡而急於學文則是
徒欲人之觀美非為己之學也 施氏家道將興必得賢子孫
以盡弟子之職方成詩禮之家為子為弟之事便是為聖為賢
之事故弟子之職不在學文而在孝弟謹信愛眾親仁須著力

行之以盡其職力有餘然後學詩書六藝之文此為己之學也
若弟子之職未盡而急於學文則非為己之學况所學者又是
科舉之文字故朱子特地輯一部小學示學者總是先德行而
後文藝之道也 張氏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弟子之職乃作
聖之基故必端其本行如孝弟謹信愛眾親仁皆日用倫常之
所當盡者隨時隨處力而行之或有餘裕當閒暇之時則留心
於詩書六藝之文以博其義理之趣然亦正所以廣其見識養
其性情為力行地耳非別有他事也苟不修其弟子之職分而
汲汲於辭章記覽之學適足以長其浮夸驚外之習便非切實
為己之學矣後世教弟子者本行未敦即以科舉之文期之是
當成童而志趨已教壞了何怪乎聖學之日遠也程子即論語

之教弟子而重致其叮嚀朱子於家道中首列此條無非以聖
賢望人誰無弟子而使之競逐時趨以汨沒其根器則亦非盡
弟子之咎也 茅氏為去聲 經說 說見論語此為後世之
教子弟以文者言之文凡詩書禮樂射御書數皆是亦非後世
之所謂文也然且必待力有餘而後學焉則其教之先後緩急
蓋可見矣 愚按弟子之職既修而不學文則為子為弟之道
必有所不明而所以修弟子之職者亦苟焉而已又不可以不
知也 江氏經解 永按不修其職而學文雖詩書六藝猶為
務外為人況習為浮華妍巧之詞乎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
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葉氏易傳下同 師卦六二傳可者僅足而無餘之稱竭其所
當為無過外也 施氏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
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
親意更欲與人也此曾子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程
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
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可者
僅可之辭孝到十分只盡已分內事纔少一分便是不盡分細
心體察程子之意方知孟子可也二字誠是 張氏此因孟子
稱曾子之孝而申言其義明孝道乃人子盡分之事也古來善
養志者必推曾子然孟子稱之祇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則雖以
曾子之孝孟子未嘗謂其於孝有餘量也蓋人子之身即是父

母之身人之自養其身未嘗以所能為者為身不當為之事以
子事親又安得以子身所能為者為事親不當為之事所以古
來之純孝祇有事父未能之心初無當然已盡之意誠以孝道
之大原無處說得起也然則如曾子然後可以事親而未能如
曾子皆其不可為子不可為人者也普天下子舍中所當為者
何事所能為者何事但求盡其分內亦足矣 茅氏易傳下同
師九二傳說見孟子同氏曰曾子嘗共瓜作羹家故貧羹乃
每食必有酒肉又其父子性情各不相似奉事甚難且觀曾哲
言志樂與人同必呼羣引類以為常兼其所與未必一一為曾
子之所樂與而能先意承順終身不變如此此可以為後世法
矣 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至程子方看得可也有深意以此

知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 江氏易傳下同 師六二傳 朱

子曰程子論曾子事先儒所不到

致敗蠱則子之罪也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

葉氏蠱卦九二傳幹治也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為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遽曉尤當以柔巽行之比之事又又有間矣但為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 張氏此釋蠱卦九二爻辭也九二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蓋言子之於母本以恩勝平日當柔婉巽順輔佐而開導之使合於事理之當然乃為善事母者也若不能巽順反致壞事則是子不善輔導之罪也此九二之於六五為子幹母蠱之象

而聖人不能不為之斟酌其宜者也 茅氏蠱九二傳幹母之

蠱不可貞爻詞也下則程子所以釋之者如此九陽剛而二居下上與六五為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在上陰柔之事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二巽體而處柔於順之義為多葉氏曰人子事親當以承順為主而婦人柔暗尤難以遽曉苟為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

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葉氏以剛直之資遽為矯拂內則傷恩而有害天倫之重外則敗事而卒廢幹蠱之功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若孟子於齊宣

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施氏此言幹母之蠱務要委曲
與順以幹之也蓋子幹母蠱易流於專斷而失於順承剛多有
所拂戾柔必有所不堪不可固執之以為正必須屈已下意異
順將承方能使之身得其正而事得於理也 張氏子於母蠱
其不得不思所以幹之者理也亦情也然將奉而順承之抑豈
無道以善其後乎若直行已志恃其剛陽之道遽然矯制而拂
逆之則傷母子之恩所害於倫理大矣亦安能入母心而化之
是在屈抑自己之氣低下其意思異順相承潛移默化有以喻
之於道使之感悟而身終處於正事究歸於治而後此心乃安
耳子之於母所當盡者如此彼剛陽之臣事柔暗之君其不可
直遂而務盡其婉轉匡救之道者義與此正相近九居二上承

六五而得中失正故取象如此而戒以不可貞也 茅氏將承
從易傳曰本作相承 剛陽謂九也伸已剛陽之道則是貞也
貞則矯拂而傷恩矣以釋不可貞之義屈已下意謂下卦也吳
順將承謂異體也末又從事親推廣言之 江氏蠱九二傳
陳芝拜辭朱子贈以近思錄曰公事母可檢幹母之蠱看便自
見得那道理因言易傳自是成書伯恭都據來作閫範今亦載
在近思錄某本不喜他如此然細檢點來段段皆是日用切近
功夫而不可闕者於學者甚有益 葉氏曰幹治也蠱事之弊
也人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為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
有難以遽曉尤當以柔順行之比之事父有間矣但為矯拂而
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剛陽之臣事柔暗之君若孟子

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葉氏九爻陽而三位剛位又不中剛過乎中者也事親而過剛不能無悔矣然蠱之下卦為巽巽者順也又陽爻居陽位居得其正則亦不至大過故無大咎也但謂之小悔則於事親之道已非盡善者矣 施氏此言幹父之蠱不可過剛亦當以承順為主也蓋承順事親之本也九三過剛不中未免有拂戾之嫌然巽體得正巽則可以制其剛正則可以救其不中有過而不過之意雖小有悔而无大咎也然善事親者柔聲下氣愉色婉

容毫無拂戾之意今過剛而有小悔則於事親之道未得為盡善者也 張氏此釋蠱九三爻義也蓋幹父之蠱當以承順為

主九三以陽之德處剛之位而在下之上不得其中乃剛之太過者也過剛則為拂逆之病其小悔所必有然猶在巽卦之體不可謂無巽順之意巽順者所以事親之根本也且以陽居剛為得正位故无大咎但既小有悔則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者不相侔矣幹蠱若九三亦非可謂善於事親者也 茅氏此上三條論事親之道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葉氏家人卦彖傳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二者竝行而後處家之道得矣然必以正倫理為先未有倫

理不正而恩義可篤者也 施氏齊家之道在篤恩義然必以
正倫理為本尊卑上下名分所以定也既正其名分又篤以恩
誼則上下之情方決洽故家之六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
妻柔如是則父父子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反是為
逆順則興逆則替必然之理也故正家之道在正倫理則足以
震懾乎眾志而禮法不至於瀆亂又篤恩義則足以固結乎人
心而情義不至於乖離此家道所以能長久而足法也 張氏
古今莫難於齊家而家之所以齊者分與情耳分之不嚴則尊
卑長幼不能各安其所而家道紊矣情之不親則愛敬綢繆不
能相通無間而家道乖矣故必正倫理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有秩然不敢干之名分然後大小相畏上下相維而

家道以正家運以興又必篤恩義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
妻柔有肫然不可解之至情然後天合者不拂人合者無違而
家道以和家聲亦振家人之道孰有踰於此乎 茅氏家人卦
傳 或問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倫理如
何朱子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新安陳氏曰臯陶謨惇敘九族惇者即此所謂篤恩義也叙者
即此所謂正倫理也惇叙二字盡齊家之道 江氏家人彖傳
問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
朱子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葉氏曰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

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葉氏家人卦六二傳相親附猶骨之於肉 施氏此言齊家以
剛為善即嚴君之謂也一家之人必有威嚴之君主以正其內
外然後禮法行而人不敢越不但父能正身率物為嚴君即母
能正身內助亦為嚴君蓋以剛正之人方能不以私愛失其正
理若太柔弱則必姑息縱弛而以情勝禮恩奪義矣 張氏此
見處家之道不可無剛方之意也人之處家所與朝夕者無非
至親之人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動於情之不能已而禮法
之嚴在所不拘是以情勝禮也出於恩之不忍薄而義理之正
或所不計是以恩奪義也惟剛方卓立之人自能至公無私不
以一偏之愛失其至正之理故家人之一卦之爻大要以剛陽

為善觀聖人所繫之辭可見矣 茅氏家人六二傳此指初三
上三爻而言也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
如何則以私愛而失其正理矣此天理人欲之關正宜審慎王
弼卿曰彖傳謂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蓋父道固主乎嚴
母道尤不可以不嚴猶國有尊嚴之君長也無尊嚴則孝敬衰
無君長則法度廢故家人一卦大要以剛嚴為尚 引此以足
上條之意 江氏家人六二傳 永按初九之閑有家而悔亡
九三之鳴鳴而吉上九之威如終吉皆以剛為善九五之王假
有家勿恤吉剛而得中尤善之至也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
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

葉氏上九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所貴治家之
威者非徒繩治之嚴蓋必正己為本使在我持身謹嚴而無少
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望而率歸於
正凡御下之道皆然齊家本於脩身則尤為切近 施氏此言
治家威嚴當先嚴其身也凡身之所行若視聽言動皆在禮法
之中身之所接若人倫庶物皆在道義之內如是則身無不正
儼然人望而畏之矣故治家以正倫理為先未有不本之於身
者 張氏此釋家人上九爻辭及小象之義也上九爻辭有孚
威如終吉是謂治家之道當有威嚴之意以行之則整齊嚴肅
而終吉而夫子繫象又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乃言欲嚴以
治家當先嚴其身如視聽言動與應事接物皆必恭敬自持以

為一家之率然後一家之人畏而服之而家可齊若威嚴之意
不先行於一身則一家將怨其拘束之嚴而不服其整齊之教
矣大學言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孟子亦言家之本在身正是
此意 茅氏身下宋本無也字 上九象傳此承上條而言治
家固貴剛立而又必以正己為先也趙氏曰爻於初言闕三言
嗚嗚上言威聖人慮後世以為威嚴有餘而親睦不足故特釋
之以反身見非嚴厲以為威也朱子發曰威非外求反之於身
而已後世不知此義或身不正而尚威嚴則父子相夷愈不服
矣安得吉 此上三條統論治家之道王伯厚曰謹獨者齊家
之本故家人之吉在於反身 江氏葉氏曰持身謹嚴無少假
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卒歸於正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媒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葉氏正靜乃相處可久之道媒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生 施氏此言夫婦常正之道當以幽貞為貴也能守其幽貞則相敬如賓可以久處若媒狎則玩侮不敬而乖離從此生矣安能常久乎 張氏此釋歸妹九二及小象之義也歸妹九二爻辭言利幽人之貞者乃陽剛得中能堅守其幽閑貞靜之德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媒蕪玩狎習為故常故以貞靜之德為異而反目之以變常不知貞靜乃夫婦常久之不易之道故孔子繫象特表而出之曰未變常也所以明幽貞之可貴也 茅氏媒音肩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此為婦人而遇夫之不良者

言之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正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質則是女賢而配不良者也五雖不正而動於悅二能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 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非獨有忠臣義士亦由有賢后妃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妃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成名賢婦之助如此 江氏葉氏曰貞靜乃相處可久之道媒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生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

葉氏遺書下同

施氏古人有言婦者家之所由廢興也豈可

忽而不擇但擇婦難於擇婿耳男女訂婚大約十歲上下便須留意不得過遲過遲則難選擇選擇當始自舊親以及通家故舊與里中名德故舊之門切不可有所貪慕攀附非偶更要緊者必擇孝弟之家世世有行仁義者則婦之性行亦大畧可知矣張氏夫婦人倫之始天地之大義父母為兒女擇婦擇婿亦人情之常但世人往往欲嫁其女則必鄭重詳慎擇其快意者而許之至於為兒娶婦又多因循苟且忽於選擇竟有不知其賢否而遂訂之者何其昧於難易輕重之分耶夫男子在外言辭晉接之間其品行猶易見女子居內閨門幽邃之中其德性則難知且娶婦所以承宗祧古人有以婦之賢否卜其家之興廢者其所係甚重寧可輕易不擇哉此伊川所以重為之戒

也茅氏易音異遺書下同上條言夫雖不良而女能自守其幽貞為不失其常道故復錄此以見當慎擇於始也婿之行見乎外故易見婦則無事可見故難知愚按今之擇婿以富貴貧賤為主而男女賢否往往置不復論甚有明知其不賢而以其家之富貴或聘財資裝之豐厚勉強俯就是自誤其子與女也且富貴無常而男女之賢否已一定而不可移易矣可不謹哉袁氏曰擇婿擇婦固不可忽然又須自量自家子女如何若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至有不和而生他事者又不可以不審也已江氏遺書下同永按古人納采之後加諸卜而後納吉是以下筮擇之也今擇之之法宜就知其性行者審於諏問遲之稍久而後議婚如問不能詳審則以筮決之易中

元有取女吉勿用取女諸辭或遇他辭不言取女者亦可以意斷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葉氏具慶謂父母俱存 施氏具慶謂父母俱存 汪星溪曰生日悲痛此天理人情之實也伊川之戒欲人存天理耳人當者老不蒙具慶此日銜恤罔極自是悲痛莫禁禮當齋戒設奠於寢或陳祭於祠侵晨仰戴高天厚地禮叩萬靈靜攝以居淡然一切若鄰族應酬命子弟宴款之知交欲臨則佈誠豫謝之兒婦有壺觴之奉則於前一夕飲啜或次日聽申家人婦子之情不矯名亦不忤俗是為善得伊川禮意也 張氏具慶父母

俱存也言人子初生時止是父母鞠育艱難之日人若既無父母則此日更是人子念親彌切之日故當倍加悲傷痛悼更安忍置酒高會張樂娛賓以自博快樂此惟父母俱存稱具慶者或假此日為嬉戲娛親之事則庶乎可耳 茅氏為樂之樂音洛 父母俱存曰具慶 江氏問程子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太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俸詞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為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為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朱子曰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

張

伊川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

葉氏伊川先生所作明道先生行狀孝弟者人道之本百行之原仁民愛物皆由是推之人能盡孝弟之道擴而充之至於極致則可以盡性至命矣 朱子曰此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一意又曰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 張氏行狀明道先生之行狀伊川所作也行狀言明道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或人不識其義故以為問而伊川答之蓋性命者天人賦受之理孝弟者人倫全盡之稱性命無處見於倫物上見之後人不知其同條共貫便將性命看得太深別作一般道理說了其實人所受謂性天所賦謂命徵之於事則為事

親從兄之道而謂之孝弟只合是一統貫底事就孝弟中盡到無憾即是盡性至命如仁義本性中所具而命於天之理也親親即所以盡仁敬長即所以盡義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誰謂盡性至命不自孝弟中見之哉 茅氏行去聲 行狀者伊川先生所以狀其兄明道之行者也詳見末篇盡性至命說見說卦傳 般同班葉本般下無事字 朱子曰若是做時須是從孝弟上推將去方始知得性命如孝弟為仁之本非謂孝弟便是仁但為仁是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 江氏伊川所作明道行狀 朱子曰盡性至命必從孝弟做起 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

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
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
言之

葉氏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即其末而本已存即其
粗而精實具本末精粗非二致也張氏此又類而推之以明
此理之通一無二也如灑掃應對乃事之至粗淺者論其道理
却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事雖性命是本灑掃應對是末而本
即寓於末之中末即通乎本之原無有本末也雖性命為精灑
掃應對為粗而精必由粗以見粗亦得精以傳無有精粗也却
因此理不明被後來之人穿鑿言之便把性命別作一般窮高
極遠話說使人竟謂性命無處窺尋故舉孝弟以示之是就人

最切近者言耳若論道理統貫即灑掃應對亦無不本於性命
何況孝弟為人根本事乎江氏永按程子嘗言灑掃應對是

其然必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即精也本也

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葉氏今之孝弟者未必能盡性至命蓋行不著習不察故亦不

能擴充之以抵作聖之極功施氏伊川先生所作明道先生

行狀此言人能盡孝弟之道便可以盡性至命也試思性命

孝弟如何是一統底事人自孩提來便知愛親有此真愛便名

之曰孝稍長便知敬兄有此真敬便名之曰弟孟子曰親親仁

也敬長義也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義即

性命也自天所賦而言謂之命自人所受而言謂之性其實一

也故曰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
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底樣子且天命之性即理也
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即其末而本已存即其粗而
精實具本末精粗原無二致故伊川又曰洒掃應對與盡性至
命亦是一統底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
不知性不知命即孟子所謂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
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張氏盡性至命既本於孝弟則
有孝弟之人宜無不盡性至命矣然今時非無善事父母兄長
可稱為孝弟之人而究不能盡全所受之性以徹乎所賦之命
者此由其天性本厚學問功疎故行不著習不察由之而不知
其道有如孟子之所云耳其實與性命之理未嘗不暗合也

江氏葉氏曰行不著習不察故不能擴而充之以至於極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伊川曰
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
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

葉氏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
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
可謂無私乎人知安寢與不眠為私愛其子而不知十起與不
起亦私意也蓋事事物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
天性今子疾不視而十起於兄子豈人情哉著意安排即是私
矣 張氏第五倫漢時人字伯魚為人長厚誠篤人有問之曰
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

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或疑其自謂私者未必是私伊川據理答之曰公私之辨甚微純乎天理無一毫私意較計方謂之公如倫所言不待論其安寢與不安寢方謂之私只就其有意不起有意十起便是私也子疾既闕切何得不起不起者畏人議其私也兄子之疾亦同闕切又何必十起十起欲人見其公也即此畏人議私欲人見公便是私意蓋父子之愛本是天理人情之至才著些少意見周旋做去即是私即與渾噩天理之公不合也 茅氏不起上遺書有是字 第五氏倫名字伯魚漢京兆人仕至司空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事見後漢書列傳朱子曰只就理所當

為處便為若又怕人道如何此却是私意但論見得此意已大改會省察也 江氏本注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葉氏曰事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今子疾不視而十起於兄子豈人情哉著意安排即是私矣 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

葉氏視兄弟之子亦如已子 張氏或又疑倫之異視已子與兄子亦未謂不是因問人情之視已子與視兄子原亦有間否伊川曰聖人立人倫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既謂猶子則亦何

得以有間視之蓋分形雖微有間而視之之情其親愛原不當
以有間分也 茅氏問去聲下同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
引而進之也見檀弓上篇欲視之猶子程子所以釋禮之意也

江氏永按喪服兄弟之子與已之衆子皆期服

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
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
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
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
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
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治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
已之子妻公治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

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
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
為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
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葉氏聖人所為至公無私安行乎天理何嫌之可避凡人避嫌
者皆內有不足而不能自信者也 施氏此言事事物物各有
自然之理著不得一毫意見忝不得一毫人為纔著一毫意見
人為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至公何消著意安排即視兄弟之
子猶已子亦是天性以其同出於父者也何得有間蓋聖人所
為至公無私純乎天理流行有何嫌之可避凡避嫌者皆內有
不足聖人內無不足故不為避嫌之事也但聖人應事接物皆

在禮法中行耳 張氏或又疑父子主恩原屬天性即視兒子
有間雖私亦不害其為公故問天性自有輕重不同疑若有間
是有差等伊川曰天性本是至公的道理只為今人滿腔是私
意遂以私心看却天理謂雖私不害其實不然孔子曰父子之
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見得子之事親由於天性而不容自
己故言父子天性若統論道理即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
亦是本天而出即有此數倫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無廓然大
公之心小看却這些倫理不能推其本原所由來故不知其皆
出於天皆性中所固有故如此分別爾且如已所生之子與兄
所生之子所爭差曾有幾何固同出於父均為父一氣之親也
只為兄弟不能無分形故以兄弟為手足究之手足亦合而為

一身者也人多以形既有分故親愛乎己之子更篤於兄之子
不知己子為父之一脈兄子亦為父之分脈既知天理之愛其
為當愛則一耳異而視之甚不是也又問若己子兄子之愛不
容有間則聖人必不有分於其間矣乃孔子以公冶長之賢不
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擇其賢者以避薄兄之嫌以己之
子妻公冶長取其稍遜者以遠自私之嫌若非有間何必委曲
如是伊川曰此亦在己先有私心故以此窺測聖人遂看差了
當日情境耳在聖人固無此意也凡人行事畏人譏議遂存避
嫌之見者在內之道理未真知實得而有所不足故自己信
不及恐他人亦不之信是以不能不費周旋也若聖人至公無
我如青天白日人人共見何嫌何疑而更有所避乎大凡嫁女

亦自有嫁女之道當各量其才之高下而求配設或兄之子才
不甚美則必擇其才之相稱者以為之配必不盡取於賢可知
或己子之才原為甚美則必擇其才美之配方為相稱又不妨
擇取於賢者可知豈必委曲周旋求免口實以避嫌而礙於嫁
女之公耶避嫌即是私意矣今試懸而度之若孔子事或是年
歲之多少不相同或是議配之時有先後之異皆不可知何可
執其事迹以泥其親疏較其厚薄如以孔子之妻已子與兄子
謂避嫌而然不惟無當於當日事情并大不是觀聖人見識矣
如避嫌之事稍有學問若賢人之詣且不屑為况聖人天理渾
然意見盡融而乃有如此恣憑乎知聖人之無私而不避嫌則
第五倫之不起與十起皆太著意矣其不得謂之無私明矣

茅氏父子之道天性也見孝經聖治章 此兩節總以明已子
與兄子一體之意不得有所異同於其間也 妻並音娶至公

上葉本無自字自下遺書有是字 此又借孔子之事以明之

朱子曰避嫌自是不可然亦有理所當避者如冢田不納履

李下不整冠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之類豈可

不避 江氏問伊川言避嫌之事賢者不為自今觀之閨門中

安知無合避嫌處朱子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

嫌門古人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恐閨門中主恩

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程子所謂年之長

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說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

好人可託或先見公治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個好

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
女少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
此 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
嫌亦不能無如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
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不去今人這樣甚多只是
徇情恁地去少間將這個做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
正心誠意上更做工夫正怕到這處 問若是有一項合委曲
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
嫌者却是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
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
了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
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

葉氏婦人從一而終者也再嫁為失節 茅氏取並音娶此言
孀婦不可娶也

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
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葉氏餓死事極小所惡有甚於死也 施氏此言孀婦宜守節
再醮則失節矣若再醮之婦取以配身即是已之失節自愛者
宜所不為或以寡婦不安其室以貧窮餓死為辭不知人生皆
有死守節而至餓死事極小若怕餓死而失節則無人道矣何
顏立於天地之間乎故門內婦有不安其室以去者不許復返

如女子適人更二夫者絕之會典再醮之婦所生子雖貴母不得受封皆以夫節事極大之故也 茅氏怕普駕反 怕畏懼也此言孀婦不可再嫁正以見其不可取之意蓋孀婦或有藉口寒餓故程子言此所以極言節之不可失也 朱子曰夫死而嫁固為失節然亦有不得已者聖人不能禁也故為之制服以處其子而母不得與其祭焉其貶之亦明矣愚按周禮媒氏中春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註司察也無夫家謂鰥寡者小司徒註夫家猶言男女也賈疏夫丈夫則男也春秋傳曰男有室女有家婦人稱家故以家為女王氏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固女子之節然苟盡責其如此則失所者必多且非貞節之人徒使之不嫁以避失節之名則其陰至於敗俗必有甚者故

聖人特於中春創為會無夫家者之法以待中人其娶之者亦孟子所謂娶妻非為養而有時乎為養也

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葉氏外書下同 施氏此言病卧於床當託良醫方能識病用

藥可以痊愈若庸俗之醫不知經絡臟腑不識病症必至誤用

藥而傷人故親病而委之庸醫比之不孝子病而委之庸醫比

之不慈事父母者豈可不留心於醫乎知醫則不為庸醫所誤

矣 張氏此戒人以敬身謹疾之道也人以敬身為重節飲食

慎起居勿致有病此其要也不幸病卧於床而不知醫道委之

庸醫之手則脈理不明症候不的必至誤治而有傷生之患夫

此身上承父母下係子孫乃以病體寄之庸俗之醫而死生存

亡俱未可知。承先啓後之謂。何乎。故比之不慈不孝未為過也。若事親者以親身為重。亦不可以不知醫。蓋知醫則朝夕奉侍。於寒暑陰陽。必能時其衣服飲食。設或有病。亦能斟酌良醫。以善其調理。而不至為庸醫所誤。然則以醫書為人子之須知。豈誣也哉。茅氏外書下同。父兄之於子弟。皆不可委之庸醫。是兼為父兄者言之也。而人子事親。尤不可以不謹。故下句專就人子言之。程長年曰。醫不可不知。但不可行行醫。即近利。歟。於世法人品心術。遂壞。江氏外書下同。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容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葉氏周行已字恭叔。臨喪飲酒。非禮也。施氏此言會葬之禮。不宜飲酒也。世俗喪家設酒宴。容而容亦恬不為怪。是未知程

程子陷人於惡之戒也。若如程子之言。即凡親賓弔奠會葬者。但當蔬食。此在喪家與親友各宜以禮自處。以禮處人。不然則程子所謂陷人於惡矣。或以其祭奠之物。頒於其家可也。張氏此見程子之於葬禮。有以自處。亦有以處人也。周恭叔程子弟子主客者。主待賓客之事也。葬父凶事也。人子方在哀戚之時。賓客之來會。必其皆有闕切之誼者也。此時但當修弔奠之儀。安可為宴飲之事。乃有向主客之人而欲酒者。其悖禮甚矣。故恭叔以告。而先生曰。勿陷人於惡。蓋彼不知禮法。而自陷於非禮之惡。已為可憫。我知而順彼之欲。則彼之惡。乃我陷之也。故不與之酒。而主客俱兩無憾矣。世之人有事於葬親。乃置酒高宴。以侈美觀。而為客者亦習為固然。風俗移人。莫知其悖聞

程子之言可以少警矣 茅氏周恭叔名行己永嘉人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秘書省正字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為也其行實見伊洛淵源錄按禮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 朱子曰行弔而遇酒食湏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湏數辭先起不可醉飽

江氏周行己字恭叔

買乳婢多不得已我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己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葉氏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蓋如此 施氏此因用乳母而慮及害乳母之子真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者之心也貧家多自乳富則用二子乳食三子為善即有所費亦不可

吝惜也

張氏人家生子而置乳婢以養之大抵皆出於不得

己之事或自己不能自養必使人代養亦所不免然以一母養

二子勢不能無所妨若使專食己子恐致殺害其子此大非道

理之宜必不得已當再置乳母以二子之乳養三子則以一子

分給於二子之餘彼此兩全足以備他端不虞之事即或乳母

有病且將死亦有他婢而不為害又不至以食己子之故而殺

他人之子但此中多有所費耳如此則於不得已之中善全其

道亦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宜若是

若不思所以善全之設不幸以己子之食殺他人之子其害於

仁道孰大焉 茅氏或不之或葉本作我食並音嗣二下呂本

無子字不為己子之為去聲 不得已者如晚年得子或母有

疾之類然則世之非有不得已而買乳婢者固非矣 楊誠齋
夫人羅氏生四男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
心哉此可謂得伊川之心者矣葉氏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
慮之周蓋如此愚按禮內則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
使食子三年而出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則乳婢
固于禮有之也但當曲為體卹如程子所言耳 江氏葉氏曰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如此
先公大中諱珣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
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
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兒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兒
之女又寡公懼女兒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

已為義人以為難

葉氏任子謂保任使之入仕諸父謂從父也 茅氏大音泰珣

許亮反從才仲反下從之叔之從同 太中宋寄祿官名元豐

定官制以太中大夫換諫議大夫伯溫以太中大夫致仕太中

舊名溫字君玉既登朝後改今名任子猶今所謂廕生也 問

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朱子曰理固

如此但此亦人所不能盡者 江氏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

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朱子曰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

者

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

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娶侯氏侯夫人事舅

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容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
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
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
笞朴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

葉氏男僕曰臧女僕曰獲 施氏男僕曰臧女僕曰獲 茅氏

處家傳作語令平聲下同燠音郁 燠煖也 以上言太中公

之德詳見太中公傳 孤呂本作姑誤 侯夫人潤州丹徒縣

令諱道濟女太原孟縣人稟受命也如商書稟令左傳稟命是

也 笞丑反反朴從手古通用撲或從木作朴誤 莖擊曰笞

杖擊曰朴今則以為朴責之通稱應劭曰楊雄方言云海岱之

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聃婢謂之臧女而歸奴

謂之獲蓋罵奴婢之醜聲也今則以為奴婢之通稱大謂年之
長大也對上小臧獲小字而言

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
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
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
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
陪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
陪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

如

葉氏絮羹調羹也禮不絮羹為其詳於味也 施氏絮羹調羹

也禮不絮羹為其詳於味也 茅氏為去聲下為之同 六人

者長應昌次天錫五韓奴六蠻奴並天並明道伊川為六也
陪仆同芳故反絮救慮反即呂本作皆家傳同稱去聲長張丈
反下同 飲食置坐側者言每當飲食時必使侍食於坐側以
便教導之也絮羹謂羹無味而就器加以鹽梅調和之也曲禮
毋絮羹鄭註絮猶調也 按朱子與張敬夫論胡文定家程集
之誤云如嘗食絮羹叱止之無皆字則不成文理據此則即字
當作皆為得然愚以謂叱上無皆字亦未至不成文理依此作
即字亦未為不可不知朱子何見而云然也 江氏永按絮羹
嫌味薄復以厚味調和也絮搗慮切嘗食與絮羹二事皆求詳
於味他本作常食絮羹即叱止之者非
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

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
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
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
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間既長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
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

葉氏文集

施氏此記齊家父母之懿範也程大中先生以陽

剛中正而主乎外正身率物為嚴父侯夫人以柔順中正而主
乎內正身內助為嚴母此之謂家人有嚴君焉男正位乎外女
正位乎內而家道正矣有此模範所以教出明道伊川兩夫子
以續孔孟之正傳也凡有家者皆當以大中先生侯夫人為法
焉 張氏此程子所作大中公及侯夫人合傳也大中公至公

無我前後以恩例五得任子皆以均諸父之子孫又盡力嫁遣
孤女俸錢則分贍親戚之貧乏奉養伯母甚恭且至至其從女
兄之寡亦迎以歸並教養其諸甥甚篤即其寡甥女亦體女兄
意取歸而嫁之其於內外周親亦極恩意之備至矣官卑祿薄
而克去已私以為義可不謂難歟既慈恕復剛斷故雖幼賤之
人猶欲體恤其心而過犯之舉則未嘗寬焉他如左右使令之
輩其饑飽寒燥體察必周古之所謂寬嚴互濟恩威並至者先
生有焉夫人侯氏孝於舅姑必敬必戒以相夫子故相待如賓
容亦賢內助也觀其謙順自牧事必稟而後行殆所謂地道無
成而代有終者至於仁恕寬厚撫庶子如已出視孤叔均於已
子治家整肅遇奴婢以恩不為子掩過不以愛慈而有姑息之

教是以謹其步趨戒其飲食嚴其惡言懲其爭忿無非教子嬰
孩之意使之習慣以成自然而又擇師友以教之延賓客以成
之若夫人可謂善於教子者也乃若閨房之出入維謹筆墨之
流傳是戒尤其律身以禮法而揆諸內則無一而不合者夫是
以相夫子以齊其家而家道以正其養成明道伊川之德器以
繼孔孟之傳也宜矣 茅氏稍蘇老反 右助也稍漸也 閨
古否反與閨別好去聲 文集 古詩未詳誦古詩家傳作教
以古詩則知夫人之淑德所得於庭訓者深也記曲禮女子出
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閨爾雅釋宮篇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
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 以上言侯夫人之德詳見上谷郡君
家傳 此編皆文集居先而此獨在後者蓋以是章乃統叙治

家之道凡事上換下睦族邨孤之道無弗具焉故繫之此也
江氏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

葉氏行狀 使人代為孝敬之心安在 施氏此言事父母奉

祭祀皆當親為之若事父母使人代為則飲食起居必不能曲

意承歡一一合宜非孝也奉祭祀而使人代為則儀文雖具而

誠心未盡必不能感通神明非敬也故必親為而孝敬之心始

盡 張氏事親所以盡子之道奉祭所以達已之誠此二事豈

是人可以代的事親必親為之而後飲食起居得竭其承歡之

情奉祭必親為之而後優見愉聞得致其如在之意若使人為

之則孝心不能以自達誠敬不能以自通此孝子所以有不違

將父之悲聖人所以有祭如不祭之憾也 茅氏行狀 事親

謂事生者奉祭謂事死者言皆不可不親致其誠也 按先生

之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

祀納酒漿而因自言如此 呂榮陽曰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

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

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蓋孝子

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 江氏行狀 葉氏曰使

人代為孝敬之心安在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

略無害理姑必順之

葉氏事親以順為主非甚不得已者固不可輕為矯拂也 施

氏事親以順為主非其不得已者固不可輕為矯拂也 張氏
此見為子之道當以順親為要也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順親
者悅親者也古今惟舜為盡事親之道而有不悅者只為父頑
母嚚不近人情之故非舜無以悅之也若中人之性其愛惡未
必大拂乎人情苟略無甚害於義理尚有可從之道姑必順其
志而為之不必過執已見以傷親之心也 茅氏為去聲嚚音
銀惡去聲 見事親非有甚害理不可從者必當曲為承順而
不可輕為矯拂也 江氏葉氏曰事親以順為主非甚不得已
者不可輕為矯拂也

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
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

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葉氏橫渠記說 所謂養志者也 施氏此所謂養志以悅其

親也舜盡事親之道宜得親之悅矣猶有不悅者為其頑嚚不
近人情也若中人之愛惡不害理必宜委曲順之故極力招致
極力營辦不計家之有無務以悅親為事但家之有無父母豈
不知之若使父母見其勉強勞苦則必不安故養志者雖勉強
勞苦必多方委曲不使父母知以圖親心之安親心安則悅矣
張氏順親之道非一即親之朋友往來亦足以為悅親之端
如親之平日故交舊友有意氣相投為所喜者時常聚首談心
亦晚景之快事為子者當極力招致之於家以悅親之志凡於
父母賓客之來其奉之也必極盡其力經營取辦不可計家中

有無以貽吝嗇之羞然所以盡其奉養者又須委曲行之示以優裕使不知其出於勉強之艱勞苦之力苟使見其子之所以為此奉者原有不易備之數則親之心亦有所不安矣不安則烏能悅乎此養志者所以必盡其道也 茅氏強上聲易音異 橫渠雜說 故舊所喜謂故舊中所喜者 此承上順字之意而申明之者也 江氏橫渠記說 葉氏曰所謂養志者也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報故思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葉氏詩說下同 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視報以為施兄友而弟不恭不可學弟而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不可學兄而廢

其恭 施氏此言兄弟宜各盡其道不要學其不好處也朱子曰如兄能愛其弟弟卻不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愛但當盡其愛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卻不愛其弟弟豈可學兄之不愛而遂忘其恭但當盡其恭而已故式相好無相猶之詩橫渠甚喜其言之有味而釋之也張楊園曰世人嘗言一人不能獨好意欲歸惡兄弟也即此一言不好情形盡見果能一人獨好同父母之人安有不好者乎總之道宜各盡不要相學乃永保相好之方也 張氏此釋詩斯干之辭也斯干之詩有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乃言凡人之為兄弟者宜相和好不要相學而效其不和之所為猶者相似之義也凡人之情大抵所患者在我如是以施之而彼未必如是以相報則

因之輟其所施故恩愛之情不能終篤而不衰豈知兄弟之恩
本出於性情之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易不要彼此相視
學其所為其報不報俱可勿計但盡其在已而以式好之情施
之而已朱子曰如兄能愛其弟弟却不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
不恭而遂忘其愛但當盡其愛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却不愛
其弟豈可學兄之不愛而遂忘其恭但當盡其恭而已故式相
好無相猶之詩張子甚喜其言之有味而釋之也 茅氏好去
聲上不要相學之相呂本作廝又音斯 詩說下同 斯干小
雅篇名式語辭好和好輟止也已施之而已言當自盡其道而
不必計人之報否也朱子曰如兄能友其弟弟却不恭其兄兄
不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友但當自盡其友而已如弟能恭

其兄兄却不友其弟弟不可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但當自
盡其恭而已如寇萊公權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
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 張
氏曰此本非正解朱子既載入詩註又於小學近思錄載之其
示人之意切矣蓋兄弟相謀自非至不令者未忍出此惟施報
相學情類然不可以不謹也愚按張子亦第就斯干之詩言之
耳從此類推則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
不孝夫雖不良婦不可以不順亦各自盡其當然之分而已
江氏詩說下同 問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朱子
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
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為弟能恭

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
為弟者但當知盡其恭而已然詩之本意猶字當作相圖謀說
或曰猶當作尤 此於本義或未必必然然意則善矣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
甚隔着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樂氏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不然猶正牆面隔礙而不可
通行也 施氏此言家道必學周南召南方知造端之重也蓋
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
地而舉足成碍矣故居敬之實功在夫婦裏面做出去有周南
召南之風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若不從此行甚隔著
事向前推不去故必從事於二南正是造端第一著要緊處果

於此通透則人情物理無不通透家國天下自然打作一節無
不可行矣 張氏論語言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
立張子以為常深思此言之旨甚切當而不可易人不從此實
用工夫則不能修身齊家未出門庭於事便多阻隔向前許多
事皆推行不去蓋至親至近莫如夫婦居室之間此而能盡其
誠敬何處不是此誠此敬之推非然則無以對至親何論及疏
無以通至近何論及遠故最要緊者莫甚於此而存誠主敬須
從此著脚程子所謂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亦
是此意 茅氏說見論語此引夫子之言以見正家為急不從
此行三句接上是字之意而申明之至親至近三句又明所以
不從此行向前推不去之故也 張氏曰古人凡事謹小慎微

家庭間尤為緊要能於嫌隙幾微處潛消默化不使積漸而長則善矣 江氏朱子曰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

葉氏語錄 提掇謂提起警策之也 施氏此言御婢僕之法婢僕就役於人者當其始至本懷勉勉敬心似可久服役者然必常提掇方能更加勤謹提掇者常常警策教誨之寬嚴得中恚威相濟庶幾不棄其本心若怠慢縱弛則喪其本懷矣故張子以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為比全在用婢

僕者知所提掇耳 以上論齊家之道總在人脩身以為之本今既讀書窮理以致其知存養克治以勉於行則身無不脩矣至於齊家之道復能體察諸先生之言而反躬實踐則必孝於父母宜於兄弟和於妻子而為一家之好樣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則必篤於睦姻任恤之行敦行冠昏喪祭之禮尊敬師傅以教子孫勤儉尚實以理庶務而家焉有不興隆者乎夫家猶身也元氣足則身健亦猶國也元氣足則國強故善養身者養一身之元氣善治國者培一國之元氣善居家者培一家之元氣今如諸先生所言父子篤兄弟和內外大小咸得其理則是一家之元氣足矣而家焉有不興隆者乎何必更說成周一家和氣便是成周何必更說唐虞一家恭讓便是唐虞只

在居家者識此一點孝弟慈之心推廣之耳但古人為家惟尚禮義故能有此今人為家惟尚貨財安得有此殊不知貨財多寡有無自有分定非人之所能為也孔子曰富不可求從吾所好今人何不專務禮義而以貨財為汲汲乎讀諸先生論家道之訓言亦可以憬然醒悟矣 張氏此言御婢僕者須時常警策使之勿怠勿惰也提掇者提醒而點掇之也婢僕初來之時本欲自獻其忠勤以示可用故常懷勉勉敬慎之心若在上之人所提掇更嚴則彼亦愈加勤謹或縱而慢之則彼將棄其初來之本心久之便習懶以成性若出仕之人亦是如此入治朝則在位多君子紀綱整肅不得不勉勉以赴功故德日進入亂朝則在位多小人法度廢弛遂亦因循而自墮故德日退然則

德之為進為退只觀在上位者有可學與無可學之人耳仕者且然况婢僕輩乎 茅氏至下呂本有者字 語錄 此并及教養婢僕之法蓋一家之中必使婢僕下人皆得其道而後可以為齊也末又就上文推廣言之 以上並橫渠語 江氏語錄 永按提掇更謹者泣之以莊御之以道令其自不敢惰慢非徒尚威嚴之謂也

近思錄集說卷六終

